

样
湖
文
集

梓湖文集卷第八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送邵位西員外奉使山東河工序

在乾隆三十有八年壽張奸民王倫用邪教聚眾反破縣城連陷堂邑陽穀據臨清阻運河 朝廷遣大臣率禁兵往討纔一月平之是時海內承平豐樂惟西南金川方用兵而 高廟駕幸熱河奸民妄意京輔備虛遽相煽爲亂 國家歲漕東南粟給京師運河梗則南北中絕故山東河設督臣置標兵與江南河等王倫雖小變其地勢要害實爲天下一大警云今賊起粵西數年踰嶺走兩湖遂破瓌武昌東下攻圍江甯慄悍狂妄大兵莫能禦河南山東以逮畿輔皆爲震動京師之人惴惴然虞賊之朝夕越江河而來也吾謂今賊亦王倫邪教之徒耳其凶焰浸熾至

於如此者。賊先散遣其黨於各省。陰以其術誘結無賴愚民。所至輒蟻附響應。轉鬪愈前。其眾愈多。嗚呼。世之嬉於久安爲治者。莫能以法度整齊其民。非一日矣。往往姦民聚集。官吏亦稍聞知。而莫敢覺發。又不能以計轉移而消弭之。至於今日。皆將束手而無可爲矣。今邵君自刑部郎差往山東。河工同時以河工出者多人。天子獨命偕侍講學士王君巡防河口。豈無所厚望於君乎。吾故因今賊猖獗之禍。而援臨蒞前事以言之。君之學與才於今世人蓋不多數也。又久直軍機。習知天下事當。天子初元以粵賊宜亟誅。大發中外兵。命大學士賽公往視師。君言其不可者數事。以書告於次輔祁公。其語上聞時。命已下。難別推其人。賽公遂行。天子儻以是知君。君今急裝往矣。豈惟河工之善否所盡心哉。其循運河所至州縣吏所

以奉朝廷新令團練民伍備豫應變者如何君其以所知而欲爲者皆與爲經畫俾盡實行之毋令王倫之徒得乘變而起也

送孫侍讀還朝序

翰林侍讀孫君芝房既假歸四年連喪其兩弟職方君與孝廉君丁巳四月起治裝奉太夫人將還朝湘人士於君之行也疑之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何爲乎其有悔於其初乎息之久而復於動者乎有解之者曰孫君前有不快於其官而歸將以奉母著書是其所欲也今連喪兩弟而又扶母攜家以就官京師豈其所欲哉是乃欲舍其貴官而爲野人不得者與之疏者烏能知之雖君之自稱於人也亦如解者之云余謂其實故不然不觀君之所

著書乎其自 朝廷之上天下之故古今利害之變當世之所尤急莫不詳考而深計之期以救世之窮而定其亂灼如也火方發隄方決水火大至呼號而救者聲千萬相亂有人焉逡巡而避之相羊而四顧徐而思其止塞之方則既得之矣其有不走相告語者乎君之行其爲是也哉其爲是也哉

送六弟退菴往游軍中序

粵盜初起踰嶺犯湖南攻圍長沙湖北巡撫衡陽常文節公計禦之洞庭上游常公夙知吾從弟士邁之才奏於朝令募濱湖人爲水營扼其路而北省提督博勒恭武重兵駐岳州道員王公東槐主餉兼知水軍事而以知縣李某司水營決罰常公既上奏乃身至岳州要吾弟是時人始驚擾多相扇趨亂左官而右賊弟以人之難用也固辭

常公強之不得已招合勇健千人乘冬水方落柵斷湘陰
土星港口及臨資口守之所設守甚悉無何軍夜譁欲走
將斬倡者七人王道持不可馳請於常公卒弗許賊攻長
沙不克走甯鄉以下水營遂潰去岳州軍亦走武昌隨陷
常公死吾弟以此大悔憾匿居深山中數年坐臥念之而
湘鄉曾侍郎始倡義旅及今北撫胡公初下時皆走書以
請皆辭未出蓋弟旣前懲常公事而先叔父母塋地未定
卜乃更卜地畢葬益讀史書盡取古名將帥事跡推其成
敗得失所由久之意有自得者於是去港口之役又六年
矣賊橫據大江東西官軍雖少克捷未能破除弟乃始束
裝往游湖北江東西諸水陸軍中冀將有所合得從事焉
自兵興朝廷不愛官職以激厲天下士士起徒步數年
致位大官插花巾擁名號者相望也弟豈有羨於彼者耶

顧其中心誠憤欲一洩耳弟今之行尤非他人比也夫人莫不喜高而惡下內自許而意輕於人故有求而事焉者人之所與也挾所有以臨之且若將爲之師者豈人之所與哉而我有負辱之名彼有材勇之譽將以圖合不亦難乎昔田單狃於卽墨之勝而與馬服君論兵獨不取其用眾單知其一戰之長也而不知馬服之算也今之將帥故未有若田單之功而未必不以所能自喜吾弟又前無馬服之效吾懼其爲人疑笑而終不能以有施也夫士亦求行其志而已矣或不合則命也管仲三戰三北不遇桓公鮑子不終忍辱哉若夫俯仰於人以冀幸吾事之成而名其功是益其恥也吾知吾弟之決不爲也於其行敘吾兄弟間所私相語者如此

序意贈西垣

鄉之人日接於余前者皆非余之人也而人亦皆不喜就
余以余非其人也余之人者西垣是也西垣亦獨喜就余
則余亦西垣之人也其不然哉其不然哉前年西垣歸自
京師館於余從弟伯喬之家違余居僅數十丈許朝夕往
來相樂也今春余往京師還以夏六月西垣復樂甚而道
余去後所以思余者忽欲有所言仰天而望之無可告語
者足將舉無所如往輒廢然止甚哉西垣之思余也往年
西垣在京師蓋久矣余思之亦如此西垣豈知之乎今余
益家居不出而西垣明春又當入都別余以去余之思又
將甚也然余今茲自京師往還所遇知識及從來故人與
居雖相得無若西垣者西垣爲人樂易善交過於余然得
如余者豈多乎其亦不能無思也嗟夫余與西垣之年今
茲各四十古所稱強而仕者謂其所問學旣自有成就

矣。當及其未衰。有效於吾。君有勞於斯人。未可苟以便其身而已也。今余既當侍養老親。又自料才力不能爲用於世。其身之不可復進。而遂止焉。西垣其勉之哉。若僅以其私謀也。則洞庭之濱。吾與子儕而漁之。亦樂矣。

述別贈趙惠甫黎純齋吳摯甫

老而別者多傷。蓋惟齊年齒道舊故者爲然。然亦鄙俗人之情態爾。彼於死生之故。未能自遣於其懷。故於別人有惻然以悲者。而於人固無所繫乎其念也。吾則不然。凡吾平生所往來於心者之人。吾亦不知其何以然而時時念至之。如吾親屬之生而與我連者。雖其人已死。而吾存未嘗不追念之也。此古之所謂友者。非耶。顧平時書問常疏。雖念之亦不亟圖相。而面時亦不能以此情相告也。吾今年已六十。有四所心知人存者。僅矣。來江南既見和國曾。

公今且別去曾公之處吾以友也吾不敢自外於公蓋述
今二十餘年矣兵事閒未得相從其心常常私念公也而
吾處公之府中有年甚少於我而樂與之友者得三君馬
曰陽湖趙惠甫遵義黎純齋桐城吳摯甫其人也惠甫前
識之今茲乃益深純齋親我意似過重之摯甫不必我親
顧不以老人貌我三君之才各異矣其志意與問學則皆
有以信乎我也今吾歸將不復見三君卽死亦何所爲悲
幸不卽死自在巴陵洞庭閒爲無事老人而時登君山之
頂見江湖東流未嘗不以想望三君矣於是書以諭之爲

述別

爲守齋五叔父暨張叔母五旬雙慶之序

吾先人自前明以來世不著大抵農也自吾曾祖父始讀
書爲童子師吾祖與兩叔祖皆發憤爲士子業不成輒棄

去經營衣食以起其家頗以微貲雄閩里閒迨吾父與諸叔嗜書甚矣卒困不得一庠衿吾伯兄石林始入泮自是爲諸生食廩餼者相繼而乙酉壬辰迨今之歲甲午二兄杰人與敏樹與夢松弟舉於鄉者凡三捷焉里之人僉曰吳氏將以詩書世其家矣於是夢松自長沙歌鹿鳴歸跪捧觴爲兩親壽敏樹乃敬具衣冠班子姪跪拜祝頌遂進而稱曰夫科名者士子所爲進身之階而世所稱可喜之物也其進而益上則由鄉舉成進士入詞垣踐歷諸上下官階任天下事皆人意計中遭會爾雖然姪竊有妄言於此凡人之所以爲祖宗光爲父母榮爲鄉里生氣色者豈直以其科名與其官祿之崇寵而已哉苟其學問足以成身文章足以持論功業足以施於當時如是則爲才賢人矣苟其學問不足以成身文章不足以持論功業不足以

施於當時如是則爲庸妄人矣才賢者難爲而庸妄者豈少也哉今夫科名官祿之人不至於才賢則有至於庸妄而不止者矣自其出而之於世也去樸訥趨文飾體態變矣厭寂寞喜聲華意氣異矣體態變意氣異而其人之能自存者蓋難矣未幾而好趨承趨承甚昏夜求乞矣未幾而營羨利羨利甚貪囊污穢矣未幾人品心術無一存者而盡失其所以爲人而虧體辱親莫大於此矣嗚呼豈其人之本願哉蓋逐於一時之風尚而不知謹者其積靡宜使然也今吾家自先人以來世敦行義而叔父大人端謹正直無愧神明叔母大人敬恭慈惠善能相助宜其享子孫之樂受品秩之榮而姪竊願以斯言者與夢松及諸兄弟共警凜之或者大人之欲以教戒我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兩大人曰善哉吾有望矣然吾無多言願爾輩唯

毋忘先人之勤苦是念儻可以終身守之者與於是敏樹
與諸兄弟子姪輩敬領命相與助夢松舉觴成禮而退退
而謹次序其語以誌焉

趙畱餘翁七十壽序

人受命於天禍福倚伏窮變相反然至所遇之極有大不
幸其勢無可復恃既乃徐以大轉且甚過其初願不止豈
其所受之命固然哉蓋其人之爲人必有有餘而不可終
窮者用能消其害戾而返其休祥則命且隨之而氣數之
往還常厚贏於其相勝亦其理有固然者若畱餘趙翁是
已始翁祖父皆無兄弟至翁昆仲二人獨仲有二子翁卽
子其一家素饒委仲經理翁無所嘗問遊遊鄉里閒喜自
快意曰吾弟有子足矣吾何求哉無何仲公下世二子皆
已成入相繼天死其一翁所子者有遺腹子旋又瘍死後

嗣遂絕翁乃歎曰吾祖父之祀其不續乎且吾尙有老母可若何於是翁年踰五十矣其元配夫人亦卒乃始繼娶旁納媵侍纔五六年連生九丈夫子鄉人皆驚歎以爲異事而翁年益老亦益強健今茲盈七十諸子森森林立同日爲兩子長者納婦親朋相率爲翁壽而予將有一言以侑翁之觴請卽以翁之所自稱號者爲說可乎夫翁之自號曰畱餘云者蓋謂內嗇欲以保己外饒利以公人云爾嗇於己者其用積饒於人者其道優翁之遭家險難卒不終阨遂又大亨者豈非其所自餘者之所致與且夫人之多福壽子孫者其於造物得其氣之有餘而已今或有人其行事爲世所詬厲而所遇獨豐盈無少缺憾彼其得於天者殆不可以旦夕盡其亦有時而將竭也若夫危者易摧微者易絕摧之絕之若乘而至終以安固反更勃發譬

木已枯而再榮。火將熄而後炎。非其中之自有餘者而能然。與其始之危且微也。其氣本若不足。而又有餘者。豈非其留之者之效。與。然則翁之所自謂。留餘者。吾又安知其多少之量哉。人之年壽亦以是取之。已其餘之盛者。老而愈有少容。耳目更聰明。筋力更強固。若翁者。殆將有是非可以尋常計料也。願以是爲祝。

何慤菴外兄壽詩序

敏樹之妻之兄二人。伯曰浣溪。通判君。慤菴仲也。兩兄皆厚。余通判君年最長。又數宦游。故余與慤菴相處爲密。自少時。往至其家。一坐起前後。不暫離。告歸必苦要留。別若不忍。狀稍閒。則使人問。卽又自來。余家蓋數十年。常如此。君長余十歲。相視如齊齒。然狎而益敬。未嘗有一言之相侮。戲者。君又以其長女壻。余長子念謀。季女壻。余弟子煊。

余又以弟女婿通判君之季子兩家姻好日隆羣從之交
爲親者尤多也君雖故富家儉於居己而勤於爲人與人
多款密亦不獨於余爲然通判君既卒鄉人尤倚重君君
不憚老常走他家爲平處所疑爭事值時有變家不得安
居官府益相請召君亦稍欲避煩願不得休咸豐丁巳之
春三月余方寓居長沙城中君棹舟就余畱而月會多雨
日夜飲酒談人間近事感今昔之變速計數鄉閭儕輩間
人則慨然而歎少霽出市頭觀劇樂聞城上兵健習戰聲
壯之將須髯意氣爲奮揚已又不能無憾蓋君年六十又
二而余亦且老矣九月鄉人以歲熟寇且遠皆謀壽君以
樂其意敏樹亦喜而爲詩二百八十字歌以爲侑且序其
所以然者

孫由菴六十壽序

由菴孫君年未三十之時余家延之塾中教童子句讀連
 更八歲童子皆稍知文義而由菴爲師名益著乃別開館
 余里中里中學者多從之其後業皆成就每督學來按試
 由菴弟子入學者常得數人及試上等充舉貢者皆是雖
 一縣中稱師門者莫由菴先也於是君年周一甲子諸弟
 子與吾兒輩在門者將相率爲君壽而請文於余余嘗以
 謂近代以文壽人者最不合古義多迫於時俗應酬故不
 欲爲人作及聞由菴弟子之請則喜甚且有慨於余心者
 蓋由菴始館余家逮今三十有三年余家庭朋友之聚與
 由菴跡相及至今可思念感喟者甚多有之而由菴近來
 一旦失明家尙貧如昔日猶歲歲授徒不能輟而余亦已
 老矣可無慨哉乃余獨喜由菴諸弟子之壽其師真有若
 家人奉事其尊長者之意而非世俗之情也古者章句之

師蓋始盛於漢所稱大師史言其弟子著錄者多至百數十人其有至大官者史亦矜而書之及學之衰師道遂廢至宋諸大儒出聚徒講學之風復盛而明以來又不數見之余嘗竊疑漢宋之世師道固尊其弟子固多賢傑之流然其相從之遠且多豈皆誠出於學問之途哉得非以師名之重亦有聲聞祿利之事出於其閒者與今之師非有如漢儒專門之授宋儒道學之傳也不過教之爲四子書之文以階場屋之進取士亦皆就所熟近得師不難無有涉千里而遊其業者雖貴達聞人無問其所師誰氏而師亦莫能以其弟子傳業爲重蓋時使然也由菴之爲師吾不能謂其甚有異於人顧其弟子皆師由菴之爲人多謹重有法度是亦無恃於漢宋儒者之教而今諸弟子之壽於其師非有可依附取矜重於世獨相隨於清貧寂寞之

中烹豚治酒博長者之一歡其尤可貴也由菴雖窮老得不以是爲大樂余未得與於斯會而幸藉之以文亦庶幾由菴之壽至於耆耄歲歲爲其弟子迎侍而余時得相從道舊故爲樂也

何浣溪外兄六十壽序

昔韓子送楊少尹序文稱古鄉先生之義盛言致仕家居者之樂而以漢二疏爲况其文至今學者喜讀之然此事於今世則未難也士大夫旣皆士著其鄉非若唐時家於官者苟官稍遠家稍遐年至而罷休歸者相踵也然則楊尹之事於今世又烏足稱耶夫必其人名行重於一鄉而愛利久及於鄉之人鄉之人於其出而仕也榮之而歸也又益喜之也則可以稱焉耳矣余之妻兄浣溪何君早歲負才有名聞於學舍家素饒財君又益起之喜爲義事利

益於人鄉之士庶咸倚焉年四十餘司訓長沙旋改通判
閩中歷判興糧石碼行順昌福鼎縣令事先後在官僅十
年君甚思鄉人遽引疾歸閩中民挽留之不可而鄉之人
聞其來歸父老兒童皆欣喜相告也君之初令順昌
也順昌之人樂君之政愛君惠無以報會君之生日相率
贖錢張樂十日且各懸鐙於門大書官清民樂之字君苦
禁之不能止及在他處其人之於君亦皆然而自閩中來
者傳其事鄉之人聞者皆喜且歎曰是固當然今歲戊申
正月十九日爲君六十生辰於是君之歸又四年矣日益
行善於鄉鄉之人將以其日集觴於君之庭而皆願有以
祝君者余則何言惟古人酒食燕享之間必以壽考爲禱
而凡有將送非壽莫稱蓋康彊樂生者凡人之上願况君
之聞望重於當世名績著於遠方而又能以惠利教戒厚

夫一鄉之人誠無愧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鄉之人所以愛君視閭民且有加焉孰不願君之引年臻於耄期以造福於無窮耶余所以拜君而敬祝之者非余親戚之私言也鄉人之志也

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比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

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卽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邱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媪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

水間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

方君山壽序

吾巴陵之士多樸實重厚爲行前後輩相師風最篤而近所推仰學行尤高者曰方君山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二其門徒介人徵言於余以爲壽余曰若先生誠可壽也余生乙丑前年六十時親友或謀壽余余曰未可吾縣里中先後隨從相逮者有張笏臣其生乙卯長余十歲而方君山生乙巳長且二十余可壽乎笏臣今官新化教諭而君山先生以老貢生猶授學里中今年正月余過姻家見先生族子蔭甫因問先生起居尙能扶杖出門遊行一二里否蔭甫曰何止是雖及一二十里可徒步往還無用杖也余大驚信知先生之有異人也然先生可壽者豈以是也記余少時初歲試先生名第一余走訪其文默誦而歸錄

之以爲深有詩書之味其後先生雖竟不遇文名益尊縣之秀士學爲文者多歸於先生然是猶其外之文也余聞先生生時卽背父母苦節又早終每與門徒言之必泣下家極貧以館穀之入事兄爲姪娶縣人稱之貌莊而氣靜見人少言笑溫然可敬而親也其爲學篤信宋儒好小學近思錄書而謂實踐爲難惡爲口說欺人者教學徒具有條法不專與爲文晚尤行善於鄉懲咸豐初年土匪附賊之禍戒約鄉鄰子弟禁除少年一切遊蕩桀猾惡習事期爲良愿民年及五十始有三子兩已入庠皆守訓兢兢家以教讀買田租給逾前日不更求饒惟晨夕手書如少壯時不改夫人之壽者稟氣之強與受數之多猶尋常幸事爾而亦未爲幸者吾見人少自修厲老輒頽然者矣能持晚節之難也程子有言人不學則老而衰老而衰者血氣

之自然年至矣。雖健猶衰也。不衰者惟其志爾。非學莫持之也。先生之學不適於利而年愈老學且益勤。故血氣無患。是宜余與笏臣輩人之所望而趨而邑才賢士之所共師仰也。

周桂亭六十壽序

在道光末年吾縣有姦人冒充本縣令家丁者爲令謀賄遍毒縣人縣人恨之并令訟之大府達於朝數年至咸豐初始得定讞繫姦丁獄待決會粵賊陷郡丁得脫出且爲大變眾恟懼有生員周瑞芝房者憤曰吾叔父讐也不可以舍况其有他乘夜馳往縛之獻於督軍道江忠烈公營門江公立斬丁芝房斷其一體以祭叔父縣人皆大快之而芝房之氣義乃聞遂從軍勦賊湖北巡撫胡文忠公奏官之俾率鄉勇入興國遂復其州權知州事余嘗與芝

房接觀其爲人傑然有志意人也。已又遇其尊甫桂亭君。貌朴而寡言。與商縣中人應官公事。無疑難者。而余又聞人言桂亭君之爲人也。少亦尙氣俠精勇。技敵可數十人。後乃悔不爲更爲溫讓。力治生課佃蓄穀以富其家。而務施與及賊之起。縣中鄉各爲團。團者皆就祠廟寺觀之宇爲會聚名曰團局。君爲其鄉團。則曰局卽吾家可也。眾尤信恃君。賊數自通城躡縣東南殺人。去獨相戒毋犯君團。以知君父子名也。余又以知芝房之氣義實自於君也。今天子同治三年甲子之歲。芝房旣前以當官禦賊得功授官郡司馬。詔封君爲奉政大夫。君之配柳爲宜人。於是君與宜人年皆六十。芝房以告於僚友姻戚縣之士。夫將爲君與宜人壽而藉文於余。其家又以君與宜人之事行來告余。按之君所爲皆應周官六行者而宜人之賢則

古賢婦人之行皆具也夫人之壽者不必其爲賢惟賢而壽者則人以爲宜而頌禱之以多福之辭若君與宜人是也抑芝房之所以壽其親者其榮又多矣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今芝房既能以官榮致於二親縣人嘖嘖道芝房以爲君與宜人賀也所謂國人稱頌者非耶以芝房之才當益立功名於今時利澤流於人聲績登於史他日君與宜人年又益高芝房又益邀朝廷寵命以歸爲壽縣人又益來稱頌爲賀吾今之爲言且可以爲券而操之也

梓湖文集卷第九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許孝子傳

許孝子巴陵人縣之學生也名伯泰康熙閒人也歲大疫伯泰之父聖行客長沙而病伯泰馳侍疾父病已而聞母在家病急時官有施藥者其藥良急求得之犯風下湘溺死洞庭中其夕母見伯泰來飲己以藥頃而汗出病大蘇呼伯泰家人告未至始言夢已乃知伯泰死也吳敏樹曰孝子之爲孝也豈不悲哉方其犯風泛舟意急歸誠不知擇及溺以死魂魄猶切切以母病爲急何其孝也而世之人子或父母病篤漠然若無有彼殆與禽獸無異而許君獨至於此耶夫死而猶孝而孝安窮耶夫許君之孝而不得生盡其孝而以死而不可悲耶

書杜貞女

年丈杜召亭先生知縣山西時以其長女議媼余從叔之家既成言矣未久來告曰吾女向許黃氏黃氏子不幸死吾以未嫁適人理無疑者吾今年獨身官應州遣信時女實未知不料女昨聞吾此言便號泣投地計不欲生家人以終歸黃氏勸慰之乃止觀此女性行非吾所能制也子其爲我辭於尊叔前而其家又以女所致其大父書來讀之言詞激烈使人敬畏而不敢復有違言及召亭辭官歸女竟歸黃氏余惟女未嫁而守貞猶士人未官而急公家之難豈得謂其忠之過哉抑余鄉俗男女始生而父母卽爲之定婚夫其爲女子者自其數歲微有知之日固顯然知其身之有所係屬也而其家之吉凶事壻雖幼或往會焉其相爲夫婦之道彰矣然則杜女之守貞其所感於其

中者豈其微哉。女今年二十餘，而余書其事如此。以此事
余知之獨詳，書之宜自余。他日傳貞行者當取此。

業師兩先生傳

老無成學，思始授書。傳我師事，心傷苦儒。作兩先生傳。

孫先生諱萬偉，字翹楚，於敏樹爲世舅氏。實繼祖妣氏之
季弟也。先生竟世爲童蒙師，自吾諸叔父諸長兄幼時皆
從授讀。最後及敏樹，與諸弟姪輩人而先生年七十矣。敏
樹幼羸弱多疾，先大人憐之，八歲時始令入塾。塾中兒雜
有族人鄰里十餘，後多爲田夫或賤藝役去者。敏樹始讀
已頗異，諸兒先生喜曰：「此真讀書材矣。」稍與語，自堯來帝
王相傳代次第一。日敏樹問曰：「堯舜禹及周文王其父善
惡皆有著名，湯父爲何？」先生驚而告之曰：「主癸也。」遂驟舉
以語人曰：「吾幸者不爲是兒所難。」又書兩語黏壁間曰：「莫

欺此地童蒙學中有他年翰苑人然敏樹資實鈍凡三年
讀而五經未徧也先兄石林先生慮羣兒爭嬉壞學乃攜
入荷塘僧寺親督課之先生送之行遠半里許泣而返曰
將我良弟子去空我學矣先生故嘗試童子高等未得入
學老且耄猶徒走郡城院試先生吾家內親又老人數至
後堂試罷後嘗至吾嫂房坐茶語苦流涕卽向嫂誦其試
文曰是當不佳耶嫂故不識字人以爲笑蓋其迂窮可憐
如是甚也噫嘻一博士學生先生窮老求之不能得而所
謂翰苑人者敏樹又終非其人也無乃適爲人笑哉吾縣
中在國朝二百年入翰林者纔兩人宜人以是名爲奇
重而先生以厚誇敏樹豈非愛譽之尤甚也耶

秦先生諱維城字西臣別字石愚邑之名諸生也初敏樹
從孫先生授書時家已延石愚先生教諸學爲文者爲大

塾先兄攜敏樹僧寺猶不語以文曰吾筆非穎利毋誤汝其冬歸家始令從石愚先生學又六年敏樹年十七遂試爲巴陵縣學生先生於書多讀通知古今文章各體不專事四子書章句而先兄實攻苦制藝與先生相切厲爲文所語學必前明震川陶菴正希大士及本朝熊劉韓方儲張諸號稱家數者敏樹從旁熟聞因竊視其所鈔讀書甚喜欲效爲之先生怪其課文有異召詰之曰汝年少文字當令生嫩秀發奈何作如許老成狀然字句間又若不可更易是汝之能也汝慎無遽然敏樹乃知戒爲文不可妄學而亦自此稍進矣先生善飲酒飲卽喜談詩敏樹尤願聞之每夜飲侍執壺旁問所語酒至語益多其課塾徒止用試帖體詩不以其所語者敏樹獨時竊窺其案頭漢魏人詩及陶詩以爲奇又欲效之而先生又喜讀八家古

文時有論說蓋敏樹稍知學爲詩古文辭皆自於先生而當時吾縣中士以文學有聲以至於今日終未有與先生相類者顧先生喜誦說古人詩文取快意亦不常自有所爲與諸徒治帖括少暇雜取醫卜風水書悉究其技間亦窺場屋墨冊以備應試既久阨鄉舉憤而語敏樹曰吾以不悅時人之文故未能工爲媚狀以取投合今欲以三年盡屏諸書日夜手一冊子窮吾老力爲之則可乎敏樹對曰卽爲江東羅秀才奚不可者乃爾耶先生爲啞然笑也卒時年五十五先生又與先兄媼家其季女爲從子光朝婦云

方稼軒傳

嗚呼人生朋友之合雖人事亦若有天數焉至若其人近出於鄉里年齒略均而交識最早其術業志趣甚同而相

得若有聚而置之其處者然豈不尤爲難遇而可幸哉而
年命短長忽焉以死生斷絕又孰爲之此其可悲者也余
自弱冠後稍知好學問文章於縣中得友二人曰毛子西
垣方子稼軒西垣之歿余旣爲銘其墓而回思稼軒蓋死
已十九年矣因以余之所以交於稼軒與所及知者爲傳
其略云方氏爲巴陵巨家稼軒之先世累爲大官而其家
甚貧年二十舉道光乙酉鄉試而余從兄杰人與爲同年
余始識之貌豐皙秀發照人翩然故家子也明年正月杰
人北上余送之至郡城值大雪因與稼軒並宿湖船中與
語大台語連三日夜謂我日子他日必爲名人矣自是常
來余家爲畱一二日稼軒之居遠余家四十里許而其舅
家張氏余鄰也稼軒又娶於其舅氏故往來余家爲多而
其上春官朱第亦時時走他方從其家之宦者癸己春余

入京師稼軒自遷安來見卽高誦其詩乃前歲之秋聞余鄉舉而作者其相爲欣喜如此是年稼軒成進士官兵部主事明年考選軍機章京又明年正月以疾卒於京師年僅三十余嘗怪稼軒資厚而彊力氣銳以堅不類世人凡短命者何也其爲學蚤治毛詩力主漢以來舊說旣爲書高尺許矣數歲乃大悔盡毀其書而更爲之曰朱子傳未可易也余以是服其速進而勇於遷改之爲難我朝治經之家亦盛矣多能考究訓詁而正其訛失其後學者習其風往往追襲漢儒專家一師之陋以自名其學反以矜異於人其爲說愈益支離膠固昏塞遠死而不悟若君之賢於人者豈其有所厭尙趨舍哉亦求通於其心者而已矣又嘗治四子書章句破俗師之陋其行身坐立語言必於禮法不少有傾倚戲笑遇人雖凡賤必起問語雜細事

皆指當盡其條理。至於當世利病尤喜聞而切究之。及在部曹將進直樞機。益自奮厲稱貸以售書天下。郡國方志之圖與書求之必備。將日夜事之以期他日爲天子大臣。建旄節任封疆。可更易施行者而遽以蚤死。豈非其命也。夫其可憾也。夫而余以少相知愛。不至於久長。又以爲終身私戚。蓋余嘗與西垣論詩。至遇稼軒則多道經學古文。稼軒蚤死而余終老無成。以是媿稼軒而自悲其不幸也。

郭氏家傳

吳敏樹曰。余觀古賢士大夫稱道其先世行事。大都皆有累積厚施。不報於其身。以遺其子孫者。不可勝數也。而春秋傳稱鄭之罕宋之樂。皆以富能貸人。遂昌其宗。何則。利者天之所以養人。不私天之利於其身者。天亦終利之。豈非然哉。余交郭編修嵩燾。助教崑燾兄弟。粗聞其家世事。

云郭氏爲湘陰巨族世有科第官人而編修之本生祖縣學優行生諱詮世父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諱家彪皆以行義聞郭氏當優行君時家最富爲人性豪尙氣誼然諾一語斥千金不惜人以乏告必有以應不應不自慊也未嘗計慮其負日常數輩環其坐請求雖所玩弄物客或欲之輒舉以贈蓋所資假以興起其業者至數十家其收恤存活者不計也縣令某貸重金而死其家人請以兩美婢償還卻之焚其券至所寬捨於鄉里者又多也往時湘陰城中頗多富室郭氏富不大彰而喜施者稱郭氏及儒林君之世資且落矣猶勤貸不已無則爲人任貸於他家數數代還其負坐是卒困爲貧人則益講治方書儲善藥以施病者每與人藥必躬候視病差否與憂喜如家人蓋郭氏之世積者如此故編修兄弟出以才子決科文章動天

下成曰是家宜然其兄弟又稱優行君始嘗以縣試第一及學政試前二日而母卒眾惜君當入學成勸君強就試君曰吾尚能試乎卽奔喪以歸又數歲始補縣學生又言儒林君平生溫溫家人不見其有怒遇眾疑爭常以徐語服人因示余以曾侍郎國藩所爲儒林君及張安人表墓之文其言尤詳蓋儒林爲優行君長子年長矣以伯父子死出爲之後張安人奉事嚴好睦孀妯厚於姑之子若壻而儉於其子女皆其處他人所難爲者又言其兄弟幼少時家已甚貧儒林君不慮有無常喜爲歌詩張安人燧繡衣食資其兄弟讀書語其狀欲涕流也優行君四子其季家彬舉人候選知縣與編修兄弟後先有名而編修季弟候選訓導崙燾稍後起才又相亞時稱三郭余乃撮其兩世行善大略著於篇

贊曰郭世有植若農於田父耕子種孫子逢年其施在人而報自天有欣厥後曷觀其先

孫劭吾先生家傳

先生孫氏諱葆恬字劭吾善化人祖諱繩武歲貢生考諱先振直隸撫甯隆平知縣本生考諱先捷縣學生先生之生本生府君年且五十一子兄無子以後其宗兄卒遺財產以與族人先生既單子稍長自力學以文名舉嘉慶二十四年鄉試屢會試不第爲桃源縣教諭學官爲虛職久矣官以教爲名士莫從於學而爲是官者其人率鈍敝無進取益儉不自好尤不肖者至趨走假息縣令賤辱過丞尉蓋少有賢可稱道者先生之教桃源更數令皆以名行加敬禮人莫敢以其得於令一干以私令有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置之學宮陰欲以相資則召諸生使籍掌之而

常慮求其職所以爲教既進生之才者勤與講學藝尤惜其棄者刷生者才無行將黜於學使痛責之令自悔改爲言而免程生貧無家夜止學宮旁日狂飲市中試之文能卽置齋中親督之學已而逸去每歎曰程生負我諸生數十人訟錢糧上官碑於縣門令怒將盡逮治之先生召而數之曰學生干公事大戾也於國有法又益怒令君無禮且爲此者始緣民情扶胥役姦稍且自蝕其中諸生何爲者命亟毀碑令亦遂已居桃源九年卓薦當謁選知縣以親老不行憂歸未幾卒鄞縣沈道寬栗仲以名進士令桃源尤善先生稱其才達於史治而惜其不施也子鼎臣翰林院侍讀願臣兵部主事觀臣舉人先生累贈中憲大夫吳敏樹曰侍讀與余共喜爲古文辭屬余爲中憲先生傳他行不悉著著其爲學官事敏樹嘗一爲是官慙負念有

以爲退計卽自免去先生乃以貧養仕其志意皦然不誣
豈易耶凡官者惟其職之難也然以時敝流失而誣於其
名者獨是官也與哉

黃特軒傳

黃森字特軒居湘陰東北鄉長樂里長樂爲岳州走長沙
古驛道地寬平四面倚山羅江流其間下入湘水咸豐四
年湖南起勇軍將東下勦賊賊復自安慶上犯陷武昌岳
州急趨長沙時賊由水路掠船至羅江新市長樂人驚走
而其里人有先在賊中者至是以長髮歸脅里中率錢米
輸賊黃君爲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錢米大集脅者皆自取
之眾怒曰此僞耳相與執而殺之已殺則又大恐乃請豪
長者謀之皆尤眾人莫爲計黃君至曰殺此賊誠善今惟
有團練耳爾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須錢物無多少從

我辦之眾大喜。卽日戶閱壯丁，具器械立幟於門，別揀勇力數百人分營要隘。是時巨賊已率眾南上，而巴陵土賊大起，皆先在賊者。一人輒倡數百眾，劫奪村聚，無敢抗者。而楊某、陳某者爲之渠，以千餘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聞長樂獨執殺其黨首，倡團練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長樂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長樂人不意其猝至。黃君方與諸團首會，食賊已近里許矣。卽呼召所營勇，獨五十人先往禦之。山下小村地有長溝，楊柳蔽翳，各不相望。見突相遇，小橋間卽刺斃賊大旗一人，連刺紅衣騎馬賊殺之。卽其渠陳某也。因大呼遠近，皆應。羣賊遽失魄，癡立不能動。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殺百數十人。又追殺走者，賊逃還岑川，不能半。卽皆走歸巴陵。黃君旋又逐之。巴陵新牆市土賊卽時皆散。於是黃君名赫然聞數縣間。

省府盛獎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賊湘潭將收岳州營於長樂黃君與其團人常爲軍導軍進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賊帥何某自通城以數千眾出巴陵殺數百人將由長樂犯長沙黃君大集其勇他鄉團皆爭赴之幾二萬人賊至巴陵關王橋距二十里聞礮聲大起卽退去是時粵賊方與楚軍相持於湖北江西常以一股住崇陽通城窺湖南爲衝我心腹計我軍屢入擊破之旋復相聚黃君又嘗以團勇隨官軍勦賊通城賊先遁長樂入自是頗輕賊而團事旣久賞絀不給練營亦遂停罷但以探候約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賊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將復犯長沙卽捲旗輕行走長樂絳山嶺以入殺牧牛兒山中始覺之遽出勇與鬪而四山皆有賊出遂驚潰挾妻子渡水入南山賊亦不敢逼其明日賊將渡水由古驛以上長

樂水南地屬平江與長樂合團其人復相聚禦之水上賊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縱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殺千餘人而長沙已聞賊城備完賊乃掠東境由醴陵萍鄉去蓋長樂團爲省城北蔽者且數年至是始不振黃君鬱鬱以爲恨年餘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識黃君備知其團事始末其人意氣灑落異於尋常富人倉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見團練之不易爲而今官吏一聞賊警輒以此責望於民者未察其實也當賊初起常以誑言鼓動一世之貧民彼貧民忌恨富民而欲壞之久矣皆謂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則孰肯出其死力以爲富民衛雖出錢財莫之應也應者亦陰挾兩端賊至卽迎之耳故凡爲團兵者必其鄉之人適然與賊角有費讎而後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簡練習部分戰鬪氣

力精專而又財用饒給然以居賊所必經地以與賊連歲持久則未有能也若黃君之爲團可謂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僅保全其鄉雖及其壞散之時賊終忌之不能逞殘於其人而省城猶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過於君者也故余嘗謂鄉團禦賊之事獨宜聽民之自爲而官無多預焉何則彼其身家誠知自急其形勢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將以爲法令而驅之使集則民苟以其名相應而黠猾之徒妄爲侈張以取媚於官而漁獵閭伍之利因爲武斷者皆是也此適足以餌賊而殃人奚團練之有乎余故紀黃君而備論之如此黃君早歲讀書當以例貢生應舉場旣棄去以其才治家益興其產而甚能施故里人尤樂從之其爲團練也官以軍功保奏加五品銜賞戴藍翎卒時年五十一

太常徐先生傳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菴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既爲御史所上疏必闢大體上嘗嘉納爲刑科給事中稽查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姦匿雲南餉銀四十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姦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預也是歲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者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接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聲譽先生不爲動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

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總督左公宗棠與焉今年同
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且傳左公之言曰吾
與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吳某爲先生
傳嗟乎若左公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家人
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
門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
公蘇子瞻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於無窮先生之
賢不減陸歐陽而敏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朝
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以傳先生殊自慙也承左公之
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
有傳也

徐克軒先生傳

克軒先生徐氏諱承照字宮月巴陵三都人也吾母太孺

人克軒同族幼時每聞言外家之故多爲佐職官於外而克軒之祖部翁者尤敦謹敏樹少時見其家所書於堂屏者皆先正名言而傳家之要道也余始入嶽麓讀書克軒年過四十亦至以爲急求舉也而日與人爲奕其往長沙以肩輿路旁有茨而紅蕘跳下摘食之日多步行輿寄焉耳至會城之明晨攜其輿夫自鐵佛寺至白沙泉城外內可觀遊處行走殆徧乃遣歸所食飲與衣皆儉陋食惟飽其先進者一日見人以貸錢鬪者遽止之而償其負家田不盈六百畝以二百畝爲公田施族之鰥寡婚喪不舉者餘以置義學歲儉冬寒甚語其弟巡檢君曰今日我大寒加裘乃已質穀者衣物多在此奈何明日卽呼鄉人與衣明春召還穀者以其穀與之凡出穀千餘石不復質焉吳敏樹曰自吾先君子捐貸穀萬石後繼之者推徐君徐

君非效人爲名高者非市恩於凡人者敏樹嘗見學中門斗從索錢不與至於爭辨也

龔府君家傳

龔府君諱顯行字純齋巴陵人余嫗家智軒太守之考也初府君兄弟二人友愛甚至弟蚤死君痛之日夜常哭泣撫孤姪如子提抱之不以離女亦如女弟婦感其義數十年不求分異以至於今智軒得官從弟乃求分智軒不肯以君之教也好釣遊不急爭進取不預人事人有得罪於君者後有他故慮君持之君一以平處其人輸服修好君無有也智軒所與言大者如此他不能詳也噫余於君有感矣余之痛吾亡弟也與君同有孤姪同共財三十年近兒子輩以家口多余當門用費大必與姪爲分姪多推與余產新營屋大爲之以處余余有所欲先求得以來有疾

亟趨侍不去兩姪女亦皆然與君家之至今未分家咸聽命者亦未始不同夫人之生於天地自父母外惟兄弟親耳一世之人皆安全無恙而吾之一人者獨不得與之同居處其生死是誠可悲也願非身親之者不知耳然則傳君非余孰宜

論曰巴陵今修縣志人爭以家狀求書大抵皆稱孝友然其情僞國人知之也龔君之行事人所不能假故余爲之傳以俟焉

方先生傳

巴陵之山自幕阜出平江岑川至於巴陵沙陂山漸平蒼然而古色水清而滄濤方氏居之明世爲宦家至我朝讀書者至多矜於庠者相望也余所知識曰方堃冉亭博學達於輿地水道之說而方頤肅翁善能爲醫不擇人而

治人多客之余嘗訪之逆旅案有書曰養正齋硯譜索觀之出其敝籠藏者皆小硯一面刻鸚鵡繩繫之繞其背其家參政啟參宏治時賜物也一得之臨湘市纔費數十錢余深嘆物聚所好而世家之風遠也二人皆君山先生之從昆弟余尤欽服先生之行義與其文章先生少喪母晚歲與門弟子言之猶涕泣有遺產田推以與兄而身以教讀爲生既兄益貧時時給之爲姪娶婦好近思錄小學書出入必由之而不喜人言道學以爲名者爲文章深入理趣而義味不薄年八十猶能日行二十里就居側爲塾待四方之來學者日手一書未嘗問生產兩子生晚教之規矩秩然循循學校中也

吳敏樹曰今縣中讀書長者余多識之蓋未有若君山先生者也先生遭兵亂多地匪約束其鄉子弟毋爲淫暴遊

酬之習皆遵其教戒無犯者以是知先生非獨迂謹人也
先生名竹卒年八十有四

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誠長者
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訊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
祖也爲老儒終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之
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
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
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
以歲奉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
公遷就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願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
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
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

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儻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永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約而知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日新其字年九十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妻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

儒業者

郭依永傳

湘陰郭氏剛基字依永縣學生援例員外郎中丞筠仙君之子湘鄉曾相國之女之壻也予聞少年人席華靡無門戶子弟之習者蓋鮮矣若脫身富貴不知在其中者未之見也初筠仙君有子壻於曾氏而未聞其一至江南也其死也筠仙道其行事有鄉中密友一二人而聞達者無有也錄其詩及於當世之巨公賢豪無有也至廣東矣而言其風土繁華無有也好書好爲古文爲詩好作繪事獨不好爲時文好畜名馬好整潔衣履不好入城以此終其身筠仙欲余傳之他無可道者

吳敏樹曰依永之志豈不大哉其不屑屑者與充之以學有天下不與奚難焉况於今之功名與其文章者乎惜其死之蚤也

郡中三詩人傳

木

下

余少時卽聞巴陵詩人龔雲濤先生者少隨父宦江南受業袁枚子才之門而未嘗見其一詩已又聞余布衣耕石名見其詩黃鑑藕船所暗記之已又乞藕船書之扇蓋七子律詩之精者黃秋士者藕船兄也實菴侍御之曾孫才出其家方夔卿言京師遇人他往秋士欲寄書倚所至店家櫃頭書之盈數紙四六文也其才如此攸陳珪蘭莊講岳陽秋士從爲詩耕石亦受其法耕石不爲科舉歲從糧艘買木江南易書歸工畫世多傳之善草書楷法小歐嘗見其自書本集於其子天船點畫如刻本盡錄其句藏之雲濤客遊與南城曾賓谷都轉最密詩不效子才莊雅可誦衡山魏篁村問余京師見先生集乎余曰先生以在外故詩鄉人無傳者魏曰吾師也有之余乞副本未得也今

不知何處得之殘稿才三十章耳伯喬并黃余稿以示余自三君後郡中風流歇絕有李布衣在菴廡秀才雲門及天船僅僅嗣之而今皆死余寓雲門家歲晚餞余夜吟達曉今猶記之雲濤名立海黃名銘布衣名昌穀

胥府君家傳

吾里之端士胥君特夫求余文傳其先人其言曰傑之父少學爲儒已而爲醫多行其藝於湖北之車灣尺八口朱河華容塔石驛諸處獲錢歸以活家人傑於子季也獨令從師學每歲之正月初旬間父卽束裝北行將行立傑於庭而語之曰汝知乃父出門之早乎今歲屬汝某先生所汝念我當苦讀書也及端午節前則父寄錢歸爲學資奉師常豐於他人及秋後醫事間父始歸必攜他方物親致之師又治具延師與一二同學過飲舍中焉蓋吾父專其

業於外之勞而又自恨其不終儒而以屬僕也故以僕之愚而猶粗識幾字強爲人師學終無成以負吾父而教人子弟猶不敢怠以忽也又曰吾父性方嚴族之父兄少年咸憚之一歲族眾將迎演小劇號爲花鼓者門外豎木架臺矣父適歸見之趨請族長老正責之立徹臺罷去至今里中盛有此戲而吾門無敢效爲者吾父之教也特夫之言云爾余聞特夫爲人至孝居父喪哀而有禮家貧仰給教讀畢葬詣館所懸父像室中日上食哭泣弟子咸悲感焉喪葬費以教讀所入獨任之不及諸兄又獨奉老母今年八十餘晨昏甚歡待兄待諸子皆有恩義其教學先行後文入其門者肅然出則人辨議之身爲諸生試不高等從之遊者歲常得數十人蓋特夫之教以身而其爲人之賢有自故余夙重之而樂道其先人如此特夫父名某

字裔黃家去余舍二里所往嘗數見之狀岸異遇人無言笑款曲以是徵特夫之言爲信又益信特夫之能孝也

知縣張君傳

張卽山司馬之爲藍山也當咸豐三年粵賊雖東下其黨匪畱擾楚越間者猶無算州縣日夜警藍山前數被賊城壞官民常覘賊爲去畱張君至則與其士紳爲守禦計會賊攻江藍廳君募勇丁八百身率之赴援或曰賊幸不我卽何自挑之君曰江藍我脣齒也江藍破藍山能獨守乎遂進而賊聞藍山軍來移軍撲藍山君還軍入城守伺賊間出擊之遂潰去明年冬賊復以數萬人逼城來攻城城中兵少君令其民登陴者日優其餉民爭趨城君日周視拊勉之賊飛礮子墮君前不顧時會省文報不通而靖州儲攻躬率鄉勇勦道州聞藍警來援合擊之圍解自是賊創

藍山益甚欲敗之而江藍理猺同知臨武知縣皆以賊至
遁上官才君皆檄君兼攝其事又明年賊偪城如前堅守
數日夜湘鄉王金新甯江忠濟皆以鄉兵援之圍亦解君
以其暇完城浚濠開城中井泉十餘所勇練益精乃興修
學校課其士以學而重刑其吏役猾黠者數輩民大歡和
七年正月君奉調知祁陽民遮道泣送其行武生某先以
事被褫至是徒步百餘里君慰止之乃去在祁陽滿歲以
不合上官意罷去後補湘潭令未得之官以咸豐十年七
月十九日卒藍山民哭而祀之於三忠之祠三忠者儲王
江三君時皆已死君德其來援捐俸立祠爲祭田歲再享
及君卒藍人並祀君於祠改爲四忠云卽山名嗣康道光
十一年辛卯鄉舉浙江餘姚人十九年英夷滋事以學官
佐軍務功敘直隸州同知二十六年來湖南歷署岳州寶

慶通判桂陽州同後以禦賊功加府同知銜藍翎改補知縣君恂恂嗜學博涉典籍敦尚質樸不能諧俗與余善嘗爲銘其先人君卒後十三年子倬漢以通判需次長沙始述君藍山事余爲之傳

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坤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和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謹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

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
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曰臣父謝振定
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
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
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
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
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薊
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
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薊
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
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旣弗如而時所
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

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蘇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胥母胡氏家傳

吳敏樹曰余觀婦人之無子而妒者至忍絕其夫之嗣可恨孰甚焉而余里士胥君朝揚廷言其嫡母胡氏之賢有足多者初揚廷父興國兄弟三人伯蚤卒無子仲亦無子年且老妻死不復娶而胡氏連產子不育僅成一女乃爲興國納妾周氏生子三歲而殤後又雙生子女未及歲又

皆殤於是興國年五十餘哭曰吾房嗣其遂絕乎乃取族中兒胡氏善誘撫之兒輒嘔去胡氏請與國更娶拒不肯曰吾命合無子他人兒尙不能有復何爲哉胡氏又請族戚眾勸之更娶劉氏遂生二子朝及臺朝弱多病胡氏親提鞠之甚苦朝稍長始知身非胡出也揚廷述其事如此揚廷讀書爲善士今與其弟仲子孫滿室微胡氏無是也余惟古人以無子爲不孝之大而婦人無子有出之道蓋慮其妨嗣也娶妻以爲先祀而妒者婦人常病賢者難有也若胡氏能續其夫家兩世垂絕之緒艱難不舍卒成其志可不謂賢乎揚廷家故貧父母勤耕織以有薄產興國卒後胡氏率周劉益勤內事傭人爲耕俾子從師學家業亦不墜年八十有六乃終揚廷乞余文爲傳之其孝不忘親亦胡之善報也

孫烈婦耿氏傳

孫烈婦耿氏上元人孫氏居上元方山去金陵城南四十里家業賈楚中烈婦之夫兄弟三人時更代外出獨其父母與三婦常共止居嘗咸豐時粵逆踞金陵官軍築長圍守之賊且困民恃官軍走者復還聚十年三月賊外援至城中賊犯圍出官軍潰孫兄弟皆在楚父母語三婦吾兩老人賊幸不掠殺汝輩不可令賊得可皆去得前數十里遠可免也又語烈婦汝有男子子女孫且留此兒森森甫斷乳家一僕與汝負兒行烈婦固不可促之去時雨後路泥水三婦強行裁二十里次日至華家村聞賊且至烈婦急謂僕曰吾等止此汝將兒疾走投遠鄉幸得活留孫氏嗣兒衣中手縫白金符珥數事爲汝用哭而遣之賊至將繫三婦烈婦好謂賊吾等幸將軍不殺詎能逃走耶賊信

且易之至塘岸烈婦空躍入水死賊遂繫兩奴以去已而
冢婦侯氏以年長得脫還言烈婦死事其叔姒張亦死賊
中時村人少壯盡避賊久無歸者去烈婦之死五十餘日
姑忽夢婦來告曰族某某歸矣乞令收我屍華村塘中兒
幸在無苦僕當以歸也姑驚寤族人果至乃往取屍就藁
葬華村屍浮水身腐面如生又一月僕果負兒歸耿氏家
亦業賈湖南其本肆在巴陵鹿角湖上先是耿家人避常
熟孫氏亦寓句容耿家旋由浙中走湖南將以烈婦行烈
婦曰我夫在外家有兩老人奈何舍之去竟辭耿氏其在
句容一日訛言賊至烈婦遽投池中水淺救得出後五年
乃死華村也

吳敏樹曰耿氏所賈鹿角肆者本賃之余家與爲主客將
百年矣余所見耿氏曰亢宗其子讓卿克卿今其存者皆

諸孫輩余來江甯讓卿子錞亦以前歲自鹿角將其家來還因以其姊孫烈婦狀請余烈婦讓卿之次女余交耿氏三世在市買聞其女子之賢乃有烈婦也亟書之

書李烈婦楊氏

烈婦楊氏貴州人不知何縣里也余之再從子婦方氏來歸時其家婢以楊氏既數年楊氏長有色余家以屬方家爲擇而嫁之今年也家人藉藉相告語曰青鳳爲其夫死矣青鳳者楊氏婢名也余聞之駭然以驚問其事曰楊氏嫁湖西李生爲妻李生學官士相得也歸之四月李生病病三月遂死李生將死謂楊氏曰吾病必不起子能終吾喪而去乎楊氏泣曰君如不起妾當喪君百日相從於地下耳及李生死楊氏哭極哀然強食飲不言欲死事生兄弟後以子以葬生楊氏亦安之至百日具酒饌祭生立

哭其靈前。竟日。逮暮。入扇戶。縊死矣。余因問家人。以烈婦之素。皆曰。楊氏爲婢時。主家怒之。無愠色。亦無後言。從嫂張安人曰。此女在我家。無他異。但時與言。古今女流奇節。事輒心喜。欲聞之。他婢子不然也。又聞李生前妻死期。更娶。必得處子。而其母性暴。人無肯與女。及楊氏歸。李生事其姑甚驩。不聞姑之暴也。嗟乎。烈婦之爲烈也。有以哉。又言楊氏生歲餘。而父母死。兄負之乞食。已而棄之。有王姓者。養之。稍長。復賣之。而方家官貴。州得之。以來。蓋其嘗自記說如此。可謂天下女子之窮阨者。卒其所成就。赫然信乎人之所自立者。大矣。其可感也夫。

劉姑母吳孺人傳

姑氏吾祖石渠公之第三女也。適近里劉氏。先祖資姑夫營生利。姑氏賢。遂起其家。蓋其治家也。整用物也。精待人。

也恭自處也靜自堂室灑掃精潔一器之置必當其所廚
舍薪竈待用咸宜此治家整也一蔬乾鮮之食必得其味
菹菜之寶醃魚之甌人不得輕啟腐乾而糟之或逾肉食
匙銅椀漆數十年如新有所置之不易其處此用物精也
客至具飯不急而具尋常往來茶湯肅然此待人恭也端
坐終日無少偏倚因事有言聲不聞於外此自處靜也而
身勤紡織縫紉澣濯無不親之乞者至門輟所事與之飯
所傭佃人咸得其意無不盡力教子女及婦皆有法度此
又難也蓋先祖有五女所適者長趙次李次卽姑氏次榮
次張趙姑性行頗不若不得來家張姑蚤世餘皆歲時迎
歸侍祖母前敏樹幼習其間頗知大略榮姑無子而寡撫
一子蚤死又別撫孫孫年亦不永又鞠曾孫稍長姑氏乃
歿於爲人至苦矣而其爲家與劉姑氏大同世言人自發

跡有立者子女皆異人以爲有運命不知皆人之爲也蓋習於見聞而然然非其質性有過人者亦烏能若是哉姑之孫縣學生倬雲請余爲傳藏之家著其大要如此

姊氏傳

敏樹有兄弟各一人姊一人兄前母子非同產姊亦長敏樹十又七歲蓋吾母於是爲極苦矣初母生姊後五歲而生二姊細貞又六歲生兄福緣福緣六歲而殤當嘉慶癸亥其歲兄神賜生間二歲乙丑細貞姊十三而殤神賜又殤而生敏樹其歲姊適劉氏又二歲母生吾弟當敏樹之生吾母蓋未知己之果得有子也敏樹又最弱多病家無傭僕自母外姊氏常提抱之噫是可痛也夫而吾母見姊夫之歿晚又見吾弟之亡長甥之亡也然母歿時年八十有三姊亦高壽至八十不可謂非幸也而姊亡其長婦孫

其次子尙幼姊提之以長也三女適人皆極貧余家分姊金錢日以贖女姊不肯私有積錢以付其家亦不能多與女時稍稍給之至今而後有分也身勤其家一日不紡織則不安聲未嘗出戶外舅姑以勞起家爲富人舅性頗放佚見姊必莊姑性急子婦有不順撲地呼不已獨於姊無不可意曰是真名家女也姑歿舅繼娶益酬酒爲暴聞姊來輒少止吾母歿後姊歲時猶一再來家居之四五日敏樹往來姊家常以事不畱宿宿者希矣姊送其歸常不忍次子忠瀾與婦張甚有孝道姊卒未一月張亦卒後年孫婦亡所愛孫女適余姪孫者又亡而姊纔及見元孫而卒余乃知姊之猶有幸也蓋姊之節不登於旌以年過三十又以夫職當受安人命婦故也然其事行足以傳矣

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次居長始吾家故貧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卽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字而爲之序以自勸取朱子淳熙入對時答人語也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三十尙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澧爲湖南學使待士嚴府君當入場人擁失履覓履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身也豈可受辱

如此哉。竟不入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三人。仲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知之矣。願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養居其於府君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敬。恭於其側者也。其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肅然於其坐者也。嗚乎。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道者焉。吾鄉家有羸穀。

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質貸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間除其息仍以本穀貸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益召諸昆弟歡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鋤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

義必可觀也可不勉乎臨終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間鄉之人往往有嘆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先生必得所求馬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以厚質請貸則不得馬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乎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惠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歿以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友樹附貢

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耀昌輝貽孫慶孫似孫雨孫曾孫男十二人坦堅均主壩垣屋堂域坤城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焉

亡弟雲松事狀

亡弟諱庭樹字雲松別自號半圃巴陵縣學生以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三十明年二月初五日葬於近里彭仙塘祖塋之傍妻李氏子昌煊女二人適本縣何氏郭氏孫期壇期挺

先君子研田公行善於家鄉有上元梅郎中曾亮爲表墓子三人長先兄石林先生諱友樹附貢生次卽敏樹亡弟

季也爲三叔父宗海公後先兄出前母氏年最長而吾母爲先君子繼室生敏樹又最晚弟少敏樹二歲兄弟三人雖異出年相差至相篤愛弟名後三叔父母皆已前卒實無所爲異產別居者及先兄卒母氏念諸姪與余兄弟年相若且指眾或難處乃命析產半以畀四姪而敏樹與弟共其半焉鄉人驚爲義事敏樹頗好書不解家人生計弟獨任之纖毫不以相關及有所欲物或他有所費無多少則無不得者弟又絕有幹材處置畢惟相與怡怡母親之側又從余讀書爲文字喜藝花木闢小園爲樓臨之可三里外望洞庭花樹繞樓下兩人讀且臥其中名樓曰聽雨取韋蘇州語也當時兄弟相顧以爲此樂可長有人世間他可喜事卽不如志亦不足爲有無矣及余丙申會試歸而弟已病則急爲延醫遠地又相從就醫長沙日夜守視

之疾竟不起。敏樹蓋自是喪精失魄。茫然視天地。獨哭荒山中。凡三四年。而僅能自活也。惟時先母七旬望八之年。孤姪才二齡。而又當強其所不能。以治米鹽牛豕田穀之務。往時所欲學而爲者。中遂廢棄。春官試亦不能上。而意氣消耗。終已不可復振。凡以余弟之故。嗚呼非敏樹之有性。情能厚於其同氣。而然也。惟余弟之賢而蚤死。所以困余者。豈非其命也。夫初弟爲叔父後。有遺貲錢千貫。弟所當獨得。而不願有私財。乃以創爲族人義學之塾。尚有餘病時。願我願以積置義田。繕族人之貧者。及弟死。余檢其籍。則所與假貸皆嫻戚。不能促償。而籍首自注。所以放息將爲義田之語。余讀之痛而不知所爲。先是義塾因舊有公田。稍增益之。以起其事。乃還族人田。而自專其費。而弟所欲爲義田。繕族人者。至今未能就也。弟之葬也。余未爲

誌其地域已隘而余終當相就欲別擇地而自營壙借焉
近經兵亂不暇而弟子孫又頗宜善以葬家之說意未可
遷易之遂定於此嗚呼亦余之命也夫咸豐丁巳之春寓
家長沙遇孫芝房侍讀與言吾弟爲人及余兄弟不幸早
相失所以爲憾者侍讀文章高世頃年罹其兩弟之戚蓋
能以類憐余而知其情者因請表於亡弟之墓而爲之狀
如此謹狀

梓湖文集卷第十

巴陵 吳敏樹 秦深 著

二孝廟碑

岳州城南湖上有廟曰羅娘廟秦時武陵令羅君用涓水
死女與其弟求父屍不獲偕死焉廟祀古矣宋元豐中封
女曰孝烈靈妃弟曰孝感侯廟代有修葺近今頽毀巴陵
謝維藩曾爲詩歎之敏樹以聞於長江水師提督黃公慨
捐多金巍煥茲宇惟古稱廟曰羅娘辭過質且未該其弟
也宋封號稱妃亦非宜乃題曰二孝而文其事於碑其文
曰

孝哉羅女父涓洞庭偕弟求父風濤冥冥求父不獲殞厥
娉婷弟亦隨死家胡慘丁風濤冥冥倏見其形姊弟抱父
立波亭亭邦人感之祀爲明靈自秦及漢芷蘭薦馨大夫

陸賈使越途經爰獻銅鼓百神來聽悠悠千世東逝滄溟
屈忠同哭湘怨兼聆漢有曹娥度尙所銘蔡邕題字黃絹
晶熒懿茲羅女作彼先型而况有弟哀烏急鶴江廟孔奕
君山對青榜瞻二孝過者涕零

屈子廟碑

屈子廟於江南尤盛於巴陵湘陰蓋古矣巴陵新牆河微
水也九江之一矣屈子放於江南蓋嘗寓居於此當驛道
有市集古亦宜然由微汭湘湖入汨川所謂行吟澤畔者
非與宅趙宋時爲太平寺後又爲相公廟相公俗所呼官
人卽大夫也余今正其名榜曰三閭故宅仍存寺名僧者
主之乃爲迎送之歌效湘君之文俾春秋用事其辭曰
泛微川兮上汨羅雲之起兮嗟峨風寥寥兮水增波思夫
君兮奈何邇吾道兮洞庭渚之宮兮氛霧冥冥不可以往

兮言旋巴陵之浦兮芳草縣縣夫君之去兮千年三戶之
人兮爲君作堂蘭爲柱兮桂爲梁荷蓋兮覆宇申椒兮塗
牆君之來兮徜徉棟葉稷兮綵絲裹肴芳馨兮薦左醴泉
酌兮杭蒸君無醒兮醉我望中流兮駕龍船綵旗飄搖兮
簫鼓填咽君無歸兮汨淵日將暮兮北渚湘君出游兮幃
旃披杜若兮靈雨風沅芷兮香川霞光綺兮四天君安往
兮翩翩願我人兮鄰伍穰我田兮禾黍千秋萬歲兮大邦
楚君復來兮延佇

湘靈宮碑

君山之爲君山以湘君也湘君湘夫人始見楚辭以其繫
湘爲稱知其水神也山經帝之二女郭璞注爲天帝昌黎
韓子辨之定爲堯女舜妃然水陰屬也其神爲女妃郭璞
之說奚不可通余常論孟子變置社稷之義水穀皆有正

神有配食山經楚辭之云正神與配食與吾不得而知之也。要之水神者是已。余既考定北渚爲亭以志而未及爲之宮。今始搆於聽濤閣後山之左方。退菴營君山時既爲閣於龍神廟後。余欲以祀帝子。既而思之。頗類俗所爲後殿者。故不敢而山。舊有廟明張元忬遊覽記稱在湘墓左有大銀杏中空者。今其樹尙存。乃在洞庭廟西。今廢廟在洞庭東者。非其處也。廢廟毀於兵。又敗於水。故不可復。今乃宮於此。以補退菴之闕。成君山之名。經始今年八月四日。棟宇粗完。丹堊未備。十一月四日以寒止工。明年三月乃可訖事。考宮者劉君倬雲始度之。程錫禮明卒成之。余之孫坡襄辦之。爲錢千有餘緡。皆出募貲。別書石以記其入宮成。以崇勝柏僧主之宮之西堂曰鶴茗。又西爲室曰漁。寄余時來居之。有樓因以藏書。同治十年十一月七日。

新牆洞庭神廟碑

巴陵南驛有市新牆巍峩新廟洞庭君王君王維何廟於
茲土福佑我人匪今伊古紙錢脩脯巫歌覲舞馮夷考鐘
雷公擊鼓家有舟船涉湖行賈朝帆江陵莫棹衡浦安然
無虞如宿庭戶彼商之人萬貨雲舉誰其濟之惟神攸祐
爰有市區鱗比萬家山珍崔嵬大貝如瓜儻日不戒焚如
其嗟迺有某室突然紛拏空競上烈風驟加倏見神人
黑衣秉杖播爲霖雨凱波頽霞萬眾齊呼止棹停車翩然
飛逝如沒高鴉匪神之爲而誰此耶粵寇肆虛室廬蕩如
延及神宇空牆立墟神胡不殛劫造徒吁誘曾醒塔于彼
雷湖獲醜殲渠訖我天誅奔逃以還補完卒瘞聿新茲廟
煥於通衢王來此堂鐘鼓煌煌磬管鏘鏘絲竹琅琅蕙肴
蘭醑肥豬牛羊前有平臺干舞旄揚妙童遞唱姮女登場

湘君上壽涇陽奉觴屈君入座羅女侍旁王其樂此萬歲
無央龍旗齊駕魚旆前颺漢姬迎路江叟持韉家兒里媪
涕泣情傷顧瞻且止及汝秋嘗鏡波激夕朝霞爛光萬人
樂只待我君王

萬石岡阡碑

水經湘水又北過長沙下雋縣北微水從東來注之酈道
元注曰湘水又北得鹿角山又北得萬石戍又北微水注
之按萬石村也水盛今溢爲湖外亘長洲行舟泊焉其北
爲九馬背山洞庭浪高絕險處微水今新牆河源出縣東
大雲之山曰沙港東流合油港至三港口龍灣水東北來
注之又東至白叟渡涇港犁轅港金浦成入於洞庭合於
龍迴九馬二山之閒脈山川者咸以謂地勢所環在於萬
石之岡有張氏者居之道光中余家售諸張氏以葬吾先

伯兄石林府君耐嫂彭其右方故今稱石林君墓曰萬石
阡昔漢萬石君石奮以謹厚佐高祖定天下封侯子四人
咸至二千石世號萬石君家今岡名同之亦佳兆云君吳
氏諱友樹字濟川號曰石林考曰研田府君祖考曰石渠
府君石渠君始興其家研田君讀書能文章不遂於名散
積穀萬石里中上元梅曾亮伯言銘諸其墓善慶之胎垂
緒在君君年三十始入學爲郡諸生初九齡喪母依繼母
氏讀書資苦鈍後於仲季兩父季父尤敏速年差少於君
已而蚤世仲父有聲場屋以石渠君年老輟之佐研田君
任家君益發憤攻苦就課名師久不如志益勤師爲聯句
贈之曰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其歲己巳果雋師
書以賀既入學尤篤爲文辭宗主明名家金陳氏及我
朝方張百川儲禮執氏揣摩而入之以試輒不利

不以爲悔於時。弗效之亦弗能爲也。善病日常巾抹額。藥物不去手。晝誦經書夜讀名人文不倦。以己卯試於鄉。獲房薦落不卒。舉君歎曰。吾年四十無成命矣。夫將以付吾弟。辛巳敏樹入學壬午同試。長沙歸君遂舍業。援例爲附貢生。從父大人分其勞務。大人性方嚴君能敬以和。嫂不協於母。母願兄特厚劉姊氏。差君十歲。敏樹差廿又六歲。季庭樹又差二歲。皆喜從於君。不知其有先後母也。乙亥敏樹年十一。兄攜之讀於荷塘湖寺。不語以文。曰吾筆格非利者無誤。若其冬以歸秦石畬先生於家之塾。先生教於家。後高齋君移寓南屏菴。又後年丁丑五月先生放學歸。敏樹自爲文走菴中請之於君。君則大喜曰。無論其文乃其志可嘉也。西山學舍成先生就館之君亦居館側。與石畬先生相切劘。爲文時訓戒敏樹與烈姪所爲不

用心者明歲戊寅敏樹年十四初試童子三試入學而烈姪弗得君頗憂之丁亥庭樹捷告君曰吾父之報也吾可得似乎戊子敏樹房薦君深爲惜之其冬君遽嬰未疾開一歲庚寅夏四月初四日風忽發不能言遂卒年五十有一五月權厝彭仙山祖塋冬卜來家山葬之不吉乙未年十一月十五日定卜此岡乃兆焉君嘗曰吾曹不能發名成業先人之厚積其不任乎又曰爲人要當不辱先人況如吾先人者能恍惚其事行亦足稱矣又曰吾不汝瑕疵汝好書有欲取者任自買之他錢不可得此不汝靳也案上堆亂書是汝散漫率真處須少整齊之家買他家藏史一大櫃待汝讀之及壬辰敏樹舉於鄉哭曰吾不及吾兄之見矣今兆此三十有八年隧碑未列伊誰之尤本欲乞諸名人以長姪卜喪督季姪學不終又隨以亡將有待以

如君之。今幸有三孫連在庠序人咸曰伊祖苦學是宜。有然而敏樹且老爲文章粗有成或不遂腐落用敢自述。梗概。蠱。諸。岡。首。系。曰。湘。水。流。長。徑。乎。茲。岡。有。萬。其。檣。萬。夫。之。望。萬。年。斯。祥。同。治。八。年。九。月。前。瀏。陽。縣。訓。導。仲。弟。敏。樹。述。

碑陰

曾祖考宅揆府君妣孫氏

祖封登仕郎按察司照磨銜石渠府君妣孺人胥氏孺人

孫氏孺人李氏

考贈修職郎瀏陽縣訓導按察司照磨銜研田府君妣贈八品孺人羅氏贈八品孺人徐氏

妻例贈孺人彭氏同縣彭美東之女卒道光十五年十月

二十一日

秦石畬先生墓表

同治七年夏敏樹東遊至吳中六月伏暑寓於無錫一夕忽夢吾業師秦石畬先生如少年受學時於是去先生之歿卅又四年矣覺而念之吾昨遊於惠泉問秦氏之故園過觀而歎息豈以其姓秦也牽引以及於吾師而夢儻所謂因者耶嘻殆不然矣吾行時先生之季子以墓碑久未立屬文於我謹諾爲之且願自買石以刻約歸日辦之茲豈以促我耶吾懼甚矣吾巴陵秦氏故微自石畬先生與其族叔山懷先生同起入學皆食餼爲名諸生邑中士稱二秦而石畬先生名最高先生家極貧旣入學無以爲生乃就館於湖北先君子聞其名延先生課子孫讀後與先伯兄連爲兒女姻家歷二十餘年纔一歲他館敏樹侍先生於學舍盈十年學爲文殊嘗更受他師也先生曰俗

師教人以八股爲正業而他藝皆名爲雜學此大謬也人文無自而起矣於文章不喜爲場屋墨體文試帖詩必推周秦兩漢以來古文詩之傳與之相接續爲道其授讀先取古者或不解曰但熟之後當有用也喜自讀左氏傳國策柳州東坡文曹子建陶淵明詩敏樹時旁窺之久而竊欲知其大意先生夜飲酒酒閒喜有論說輒侍執壺求盡其語嘗竊依他人擬題作閨怨落花等詩間以請於先生先生頗賞其詞而謂曰汝少年而爲此汝固不解題耶凡爲此者乃才人年過不遇者之所寄耳因論古人男女之詩多爲君臣朋友而作邶之谷風乃後來爲棄婦詞者之祖遂自歌谷風一篇從容擊節盡之敏樹立以有悟凡先生善讀古書得其通解又善啟發人多此類顧亦不自多爲詩文有作其稿不具存也試提學屢冠曹而鄉舉輒躋

既不得志亦自廢然雜治方書星卜葬師之言無不究根
柢亦不屑以自名道光十四年甲午先生年五十五復起
就鄉試在長沙寓中浴暴感風疾遂患偏枯明年猶館余
家兄所數月歸六月初六日風發而仆遂卒荀卿子曰
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先生之道既困於
其身矣敏樹又未能以發揚大顯於世獨以爲古文見推
譽於時人其可不明其所自乎先生諱維城字綏臣石畚
其別號卒時以廩次當得歲貢而不及其閏月二十四日
葬河堂後公闔夫人吳氏前卒合葬三子汝霖汝楫汝礪
女三人其季爲余兄子婦孫承禧承祉承祥承易承祖承
蒲曾孫家志家清家陞家美家濤家海家來家盛先生晚
始有少田歲取佃穀二十餘石後子孫習農分治其田家
少饒於先生時矣以先生之文而不遇如是後當有興者

同治八年正月門人吳敏樹表

誥贈中憲大夫黃府君墓表

府君黃氏諱友度字次叔別號礪汀先善化人世出分甯雙井明洪武時其祖國章自秦和來長沙子興輔以人材舉官御史六世寶成化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其後代有科宦聞人十六傳至秉初府君之考以儒行名於鄉好施與家部落府君嗣爲諸生不遇以終而諸子旋起科第府君以其仲子錫彤官得贈爲監察御史階中憲大夫同治十一年御史昆弟旣遭其母氏余太恭人之喪於是去府君之歿二十六年矣太恭人別葬不以祔府君御史述太恭人並追述府君請皆爲表於墓按狀府君之行人所尤難者其兄弟析居父獨慮其貧命以已贍田專遺之辭不取而授讀所入纔幾金兄折於賈又以資之其事皆以有太

恭人爲賢婦府君得如志語詳太恭人表中府君一生事
教學其教先謹行從遊少年有小不檢嚴斥之雖成名宦
達猶切勵焉里有爭語爲論說道理是非懇懇然皆聽服
有義舉必助成蓋可謂隱君子爲善於家鄉者矣而御史
又稱府君善通相地術卜先兆得吉將白兆與太恭人偕
者視一地力不可以得卒時遺命葬宅居對山今墓所也
而所不得者今得之以葬太恭人府君葬久入又稱昔故
不克偕新兆云吳敏樹曰葬家風水之說其果有憑乎哉
青囊龍經之書人讀之而言之又各異彼此是非眩惑易
謬如地之果有爲於人也吉凶所值固當有陰持之者則
行善得報之理信矣世稱金坑黃氏名族傳其先世墓地
甚著而府君又以擇地聞談地術者將益走徵其壙則余
請考其世積而師其爲人府君卒年七十有七先娶林氏

贈恭人蚤卒無子子皆出於繼室余太恭人其卒葬年月墓首址子姓之詳則前具他石

福建候補通判何君墓表

君諱錦雲一諱仁字存理號浣溪年四十餘以廩貢生入官署長沙縣訓導改福建候補通判歷署興糧石碼通判順昌福鼎知縣在官凡十年告歸又四年卒年六十二君余妻之長兄也故余習知君之爲人與其在官之治不可悉書而知其 妾也始君考之世以善治生起家富聞鄉里君讀書爲文章有聲出入場屋十餘年未得志而考年老君每間輟舉子業助父任家事及考歿君持家且十年家益起余每至君家見其坐閒鄉人之請事者恆滿君從容酬答至與語錢穀所往來不持簿籍而皆記言其數家所使治田及行賈於外者皆授之法以去必詳旋與余輩道

文字得失語古爭倍誦史書無遺字及論世人凡所作爲必中其要雜以詼嘲聞者盡樂蓋君性通敏精於事理持以平恕其喜愠皆容以緩而力又畢給纖悉倥傯常若有餘其過人如此君既稍厭家事而校官其舉子時所以事例就者一試任以不足爲乃去官閩中其在閩治官如其治家先自檢從人與衣服飲食之費使無內累其於民間所疾苦吏胥巧猾之變則夙辨之矣故所至聽斷期會民立謹呼以爲未有始知順昌民竊知其生日將盛爲祝君力拒之民則自以其日演唱戲樂家懸一鏡於門上書官清民樂之字任福鼎日屬有疾暴劇士民爭爲設齋祈禱疾尋愈聞當去走大府乞畱以格於例不得則爲置生祠他處皆類是大抵君之治清明尤尙平易民皆樂其便故然也君雖不肯媚事大吏大吏知其才常委以事吳文節

公文鎔任巡撫尤器君而通判尙未眞授君自占命數則喟然曰吾年恐不過六十上下久此何爲且吾宦情亦早倦矣卽上病自免歸已歸不復理家事獨與里紳共捐辦洞庭救生船局先是濱湖鹿角置局曰敦善堂收掩溺屍及施與貧者棺木君與余家所共建也君又與余堂弟士邁爲船救生君所捐幾二千金至是益廣籌其費其他善事可施行者君輒倡爲之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君卒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黃沙街之原君之配米安人先以道光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卒先葬於此君葬乃合祔米安人沈靜少言笑治內事惟謹君與篤伉儷未偕之官而君在閩無妾侍亦人所難者君祖縣學生諱燮安祖母趙氏父封登仕郎按察司照磨諱仕承母熊孺人生君兄弟二人君長次候補照磨名銓君之子七繼瑰從九品銜天衢

增貢生候補訓導維玠天章縣學生天禧縣學生繼玠天
運縣學生孫秉倬縣學廩生秉口從九銜秉口秉口國學
生秉理縣學廩生述口述口述口曾孫裕口咸豐十一年
九月繼瑰始請余爲文表君之墓余謂今世之居官少可
稱道者其才或不足辦其一家安任州縣苟才矣又皆習
爲逢迎生事未有真以其民爲意者也才如君而又能治
官如治其家何憂不治嗚呼若君者豈易得哉

歐陽府君墓表

湘潭歐陽兆熊始葬其父國學府君母周孺人皆別營地
以葬既逾十年而地皆不吉乃改卜其縣城北薛家湖湖
頭嶺之原以咸豐七年七月十三日遷葬合祔而屬其友
人巴陵吳敏樹表於墓國學君系出廬陵世居湘潭父樹
彩生二子君仲也諱辰字介夫號曰麓樵君少爲科舉學

不遂益貧。乃輟業。從賈人游居。稍饒利。君爲人故。儒行者。居賈市間。恆執持。儒先所論說道理。爲事可否。行止不阿。俗見遷就。兵人期必信言。必直而寬厚。容惡於人所買石。潭田契者。詞翻覆。欲有所匿。賸田君曰。訟吾費甚。人又益。敝奈何。且彼失田。當悔。直少竟。增子金鄰。侵後園地數武。君欲繚以垣。則與市。其地歸眾服。君誠長者。君惟好儒。益不喜陰陽神怪。吉凶之說。平生不問卜。不拜神佛。有興作。唯便不擇年月。日宜忌。年四十餘。始有一子。數歲布痘。痘醫入門。供設如神。俗所號。娘娘者。痘家迎事之極虔。君怒曰。何神也。而供吾堂。置之。地親眾駭。慄痘竟無患。及牛痘。方傳來。人疑怪。莫信。君曰。是有驗。不誣。且救人惠。莫大爲。倡貲設局。推行之。牛痘者。來自外海。種始取之牛。以刺兒。左右臂。裁數穴。痘出刺處。兒無患。苦卽終身不復患。痘湖。

湘間至今施行活人由君也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君卒年八十其年十月十六日周孺人亦卒年八十有二夫婦同享高壽而偕以終世以謂難得周孺人同縣處士維南之女國學君在外孺人持家躬樵汲勞姑傅太孺人足廢扶侍起十餘年不以一日懈晚有子倍憐之不以忘教嘗曰人家子不肖者多由母縱佚壅遏不令其父知况父在外者由母而已吾不敢以是愛吾子也子兆熊初以廩貢生援事例得校官署新甯教諭道光丁酉科舉人軍功保舉知縣女二人適賓氏王氏孫三人勳縣學生熙照曾孫口人敏樹昔年遊學嶽麓與吾友子能交深至湘潭升堂拜其父母時麓樵先生周孺人雖老尚健孫勳功甫裁數歲今湖嶺之葬功甫夫婦及弟熙子壽左右耐焉而余已前銘功甫矣不能無感也麓樵先生斥邪屏誣何

其峻厲余所見先生乃非氣矜者坦夷尋常然與言文事及世風人情家之生計畢盡非誠其中烏能不感懼乎周孺人奉姑教子可爲世法故論而著之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翰林院侍讀孫君墓表

咸豐九年三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讀芝房孫君卒於長沙里居卒前二日力起爲書告知友爲別而及敏樹且屬表於其墓先是一年君奉母桂太恭人之喪歸自京師而君已病失音醫久不愈自以家多不幸兩弟仲嘉兵部叔孚孝廉前已連喪身又嬰疾意必不獲壽日夜取平生所爲書及詩更定其稿余輩往視則出以相質盡無憾乃止及將卒所與書詞意恬然筆札與常日不異嗚呼其於死生之際乃如是君賢矣哉君自幼少名神童子卽絕去尋常

才士意態默自修厲期至於古人性好詩歌文辭窮究源流探擇體要剖析微眇既精既嚴然後舉其才力從之故才益豐文益高及居翰林聲譽最隆而君未屑以文人自與也益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事實利害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者爲書論數十篇其言絕明達適治體屏斥小利要歸大道蓋古之論政事議鹽鐵者不能過而君遂不及大用以究竟其志其待於後世者爲多云君諱鼎臣字子餘善化人年十四爲諸生十七舉鄉試數年考選內閣中書舍人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己酉科鄉試貴州正考官庚戌今上登極充宣宗成皇帝實錄館纂修官咸豐二年御試翰詹一等擢翰林院侍讀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粵賊方出湖南各路民先賊驚散

軍興動天下朝臣並言得失君數上疏言團練籌餉事而
故總督琦善自黑龍江戍所釋還署河南巡撫以備賊之
北君言其人不宜復用明年賊躡河南北故督師大臣賽
尚阿徐廣縉並以寬旨出獄赴軍前自效君又言兩人
前失律罪大不誅且用之無以申軍法示天下罰君論事
既切深時皆不能用乃請假歸賊猶出入湖南北間君築
室山中奉親讀書閱四年起補故官遭喪歸遂卒年四十
一觀君之立朝居翰林文學之官視時之亟發憤犯難
風采暴露足以信其志也然君爲人羸然溫秀語言徐徐
甚簡少與人善意色自親無熱喜之態他亦皆得者然其
韻度遠矣於文章力操大雅骨格矜重而出之純渾流麗
人習觀之徒驚美其才而不知其介然甚有以自尊也君
曾祖諱繩武歲貢生 誥封文林郎祖諱先振舉人直隸

隆平知縣父諱葆田舉人桃源教諭余爲撰家傳曰劬吾先生者祖父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妻唐氏繼妻胡氏子宗錫宗穀宗翰其葬君某鄉某原以某年月日所著詩十卷文十卷畚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總爲蒼筤集行於世

國學生楊府君墓表

楊生崇純館余家教童子讀一日跪而請曰先生文章當名世傳後而純之大父國學君辱與先生爲姻家今其歿幾二十年尙無以表於墓願先生賜爲之文余曰吾爲人銘墓至少僅一二鄉里親舊之賢必以吾之所聞見於其人之實不然無以爲也子之大父國學君吾見其行止拘束畏若不敢邇人家法嚴整稱於一鄉而聞君少時大喜放逸狎遊已乃驟變之其然乎純曰誠然余諾爲表君未

及爲而純又遭其大母之喪既合葬乃卒敘畀之君生六歲父彝訓早卒母方以一孤子憐愛之不忍督過家頗贏貲君稍長卽招呼里中少年與飲博嬉遊少年利其財益誘導之籠鳥雀提之行從俳優場或累月不歸母憂之告諸親戚長老長老皆來勸戒君君謬應當改已而爲之益甚人咸曰是家三世一子母苦節當奈何君顧自如一夕忽大悔痛哭起衣待明趨跪母牀下告曰兒今日後必爲好人矣遂鎖其前門謝諸少年不與通躬操僕隸洒掃煩碎之役治母膳親進徹之夜侍母旁待安寢乃去侵明先傭佃起處問田事暇卽閉書室中不肯一出門里中慶弔殆絕人大驚怪之君自後益爲迂異人子虞卿讀書俊才君厚延名師專其課不入他子弟他家師弟子皆禁相往來虞卿出應試郡下及省會城君必偕往守寓舍不出人

譏君視大男若嬰孺愛之過或言盼才郎試捷太亟不知君自懲艾少年無父兄防故然爾然虞卿資沈靜書外無嗜好君亦不必然也無何虞卿年二十八早世君廢然自恨甚素喜提壺行園圃閒獨飲至是益自醉無聊得疾不改又八年以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卒年五十六君於治生計不肯求饒而胸人必自滿其意產業無所增殖獨多受取近親人屋舍浮其直以是君歿後諸孫乃貧治田讀書家風肅然皆君之教也君諱家菁華池其字夫人方氏舅之女甚宜其姑君爲嚴丈夫能尺寸守其教戒門庭無閩內聲子二人世慶虞卿也郡學廩生有文早死郡士惜之世康章卿亦清穎士君歿四十日毀卒女二人長適平江李氏次爲余三男念穀婦孫口人曾孫口人君以卒之年某月日葬其里分水橋西學堂塋之坵方夫人卒同治

五年正月初四日其月十八日附君墓

文林郎山西大甯縣知縣杜君墓表

君杜氏諱棠字蔭南一字召亭吾縣人官爲知縣自始官至卒任三十四年中閒兩以病免歸隨居父喪終母養通山西官所盈二十年凡三補大甯任前後署令懷仁應州岳陽聞喜蒲永和代理隰州咸豐十年正月十一日卒於大甯官舍年七十二貧不能以歸其年從弟赤亭往迎其喪又年餘始得歸十二年二月某日乃克葬君於八仙臺山之麓其葬也鬻其先產以辦以余所聞見居官累久而甚貧如君者蓋未嘗有也鄉人莫不嘆君之廉又憫其無子而或且謂君誠廉吏抑非州縣才不能趨事上官余笑曰孰謂趨事者愈於君耶往者道光之末山左馮公桂山求撫湖南過岳州問君於人是山西強項令聞已歸如何

時君適在郡下與相見甚驩先是馮公爲巡道山西君爲
聞喜答巡道從隸馮公始怒已而謝之及察君爲人與治
行大嗟異告諸縣爲令當如杜君也當馮公過郡時人藉
藉傳此交稱馮公與君之賢而君固未嘗以此語於人也
蓋君爲人誠信質直以義與人非矯氣矜名者故上官亦
每主信之聞喜把總某以私憾誣訐君君得直把總被罪
去趙城邪匪亂殺其令而岳陽近令屏懦檄君代岳陽君
請罷防兵在縣者謂大軍已前賊卽散耳防兵徒張賊恐
民卽如請罷兵將譁君先備之乃去大甯有倉穀歲歲發
斂會新令下禁州縣無得假新陳和易輒發滋侵耗弊而
縣頗饑民欲得穀甚君走請於上竟以便宜付君自任其
事晉中民習愿朴君治之以不擾累聽斷一以法莫敢一
言干者人益無事在大甯日久常閉閣坐不用幕佐文書

自理之公入雖薄節縮以自養十許人歲尙少餘其民安君君亦安其縣不求遷調赤亭之言曰吾往扶兄喪大甯彼民爲言官在縣恩我民少可名者及去乃思之幸其數來因相與太息其亡也家人取用物於市市家願准見供官例受民價半曰官在此多年用物少畱遺我多矣君之久於一縣而與其人若此卽他政可知也初君入監中嘉慶丙子順天舉人工場文善楷書人以翰林發身爲大官期君而以大挑爲縣又官山西遠且儉薄君不以有憾羨惟欲得行其意而已始之官貸於人以行數歲有入先償所貸滿其息不以情面望人奉親友先自竭盡人不有賒請而實無少賸益其家歲連大水壞屋產幾盡君亦不能自救其再免歸也迎告人吾囊中金幾錠若干兩人頗訝異其言已爲母召客稱壽及數歲母喪營葬金先竭矣其

迎告人者無以奉人先自直之也。咸豐初粵賊陷郡土寇起賊退里各爲團多歛財費益病其人君於其里獨否爲期集應官令而已甲寅賊據郡自二月至七月始竄去而官征錢糧不以免君任詣會省以請迄畱度歲竟得請而歸其行於鄉人又如此嗚呼君宦不遂不贏其家而至甚貧於君宜不以自少爾而卒無子何也其晚年妾生女巴陵之人皆以謂君之賢仁而不報於天而其長女蓮貞當隨官應州日君父奉政君委余以覓言於人女以書告絕其祖竟寡黃氏余曩所爲書杜貞女天之與人厚薄輕重之數其果無意乎抑其氣之自召其於爲人有孤直皦白之行者常不獲其偶焉若君之爲人而無子而有賢女又若是得非其氣之類者爲之與非持世論者述而揚之明其爲賢與可貴世烏以信於天耶君之先世自嘉魚徙籍

巴陵祖茗園儒士父諱宏泰舉人官弋陽贛縣知縣加同知銜封奉政大夫母宜人鄧氏兄植以事累死謫戍君痛之終其身兄子煌高才名文舉於鄉旋卒君又以爲兄憾敏樹以年家子習君家見奉政君罷官後老儒清素蕭蕭然也君實嗣其風叔父馥泉君善持其家君事之彌謹奉政君既歿事太宜人唯恐不盡歡日使其貞女侍而說書待兄子孫如己子孫既無子以兄子焜爲己後今有兩孫貴增貴燠而貴墀吾同年星如仲子君奇愛之今爲縣風名士蓋馥泉君晚乃有二子歿以屬君長卽赤亭有學行既歸君喪以葬又五年狀君貴墀以來請爲表於墓君之配劉孺人先君卒生貞女次女適候補縣丞許欽相妾女適候補理問方大暉一尙未字同治四年四月之望吳敏樹表

從叔守齋府君墓表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從弟任臣卒余走哭之其伯兄伯喬哭而告余曰吾弟且死遺言謂我必爲先考府君表墓而藉文於子也蓋往時伯喬嘗以守齋府君墓文委余余謂伯喬府君行樸而名潛子必彰之於世當以藉於世之顯人有文章者久而伯喬未有所他屬及是任臣又以爲遺言其敢復辭乃論而敘之謹按 誥贈修職郎國學生守齋府君諱達泗字會沂敏樹先曾祖宅揆府君生先大父石渠府君兄弟三人府君則季大父國學生鴻書府君之次子也母夫人李氏鴻書府君李夫人之卒府君年僅十歲依先大父以居及長善自持其家課備力治田而身自勤事節縮滋息外無所爲而家日有積蓄於羣從中尤嚴事先考研田府君師效其爲人動履必有法先考亦

獨愛重府君每事顧慮之敏樹猶記府君起造新居之日先考見其屋大費多常以爲憂及屋成財尙有餘則大喜日吾不意能爾也然府君治生實非若世之務多殖勞苦不休者之所爲顧性端誠無外嗜好生平惟一試童子入郡城里有賽會優劇不一走觀親戚外不妄交游於人故能以少事自饒而所以樂其身心者蓋未嘗少也當中歲時每晨起至午檢理其家雜碎事不少遺漏亦從容以治無急趨痛瘁之狀午後則出釣遊或從兄弟間談宴矣晚年乃以一子主家事使人佐之而身與族昆誠齋翁者一以釣爲其事日蚤飯而出懷一瓶酒熟豆數掬雖行十許里就溪塘有魚處不以爲遠薄暮乃歸雖無魚意色未始不適家人具膳迎之復飲酒乃飯稍問今日家中某事理乎呼小孫前嬉弄有頃欲眠則就寢矣非風雨嚴寒日未

嘗不如是。或誠齋翁以事辭不往。府君亦輟竿噲。且謂曰。若今日有何要事。至廢釣魚乎。其風趣如此。教子方嚴。令就師讀書。不以恩假。亦不甚以進取望之。伯喬鄉舉後。頗不欲令入都。必行亦見許。且多與行資。至得失不論也。家有賸錢數百貫。買索且朽。親知以其家用。非贏勸出之。爲居物。棄取之計。府君不肯強出之。卒折其本之半。亦不以爲人。尤道光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府君卒。年五十九。以明年二月初九日。葬於先塋檢口坵之南。其年六月三十日。府君之配張孺人卒。年六十六。十月初六日。祔焉。張孺人縣學生謙純裕之女。端厚有識。府君時或有所不許於人。孺人輒從中寬假之。治家內事。精飭爲府君助。尤多子四道。析一名夢松。道光甲午科舉人。永綏廳教諭。候補知縣。道杰。國學生。道柱。一名鶴清。縣學附生。道杭。從九品銜。女五。

人孫曰人曾孫□人任臣道柱字也能文章以羸疾不堪用氣力遂廢舉子業養疾幸閒愈曉方書自占其疾不可以藥益務靜養之疾作止有年歲卒不愈年四十同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從葬守齋府君墓左任臣於爲人最賢處家人兄弟閒盡善無閒言也其卒將期余始爲府君表墓并附書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從姪敏樹表

張母許宜人墓表

長沙張雨珊孝廉旣除其母氏許宜人之喪且三年矣以其父蔗泉先生所述宜人之行及湘陰郭中丞銘幽之文示余而請爲表於墓道拜而言曰祖同家雖故宦而甚貧父常外遊前母子姊氏三人祖同男子兄弟四人多惟母氏是依及父司訓永明以家往值兵亂官事多父常被檄出不得顧家時又以寇警家避徙山中間道歸長沙已歸

聞少定又行卒又迫賊歸其間艱苦萬狀母氏處定之不
以累吾父少暇卽課祖同輩誦書不使以嬉廢蓋所爲以
養以教俾至於成人者吾母實與吾父分任其勞而展轉
兵間屢以死誓幸得脫且完子女比世清平遂不得有其
安樂之日此吾父之所痛也而祖同蚤倖鄉舉上公車不
得第弟百熙之舉吾母又不及見之母年少父十餘歲竟
不獲偕壽俾祖同等少以菽水雞豚爲堂上兩老人色笑
之養此又祖同之極恨也余聞其言而悲之昔歐陽子自
表其父崇公瀧岡之墓稱其母太夫人所述其父之遺言
與其母子孤嫠之苦至今讀其文者皆爲之感動流涕雨
珊之所遇雖殊而其志同也雨珊有文章年尙壯不自冀
他日當有如歐陽遭時之盛光榮逮其親乃自表述其言
而今以屬於余余故道其所悲者以爲之文亦猶雨珊之

志也夫其宜人事行之詳內外家世卒葬月日皆具在述誌其文已前行於世矣同治十一年十有一月巴陵吳敏樹表

毛西垣墓誌銘

毛西垣之卒余語其孤學敦曰而翁宜以詩傳者我知之非我孰銘而翁墓可具石以須既學敦以近道兵警不敢俟卜地以葬乃權葬君其近居先兆之左山而余遂誌之西垣爲詩蚤得於天而晚成愈高自其八九歲時父師試以詩卽成數十章不休其詞往往傳人口既踰冠余與定交時余始好事學爲詩喜得君邀與酬和君詩出未嘗不使余慚願君若不甚喜爲非余之所促催而以詩相干者蓋僅矣時或與別處竟歲索其詩輒無有嘗獨怪歎以謂負天才如君而不肯盡意於文章及君年三十餘北遊京

師五年乃歸手冊子示余曰我詩何如余視之乃其間最
後一年會試罷轉客京東之所爲詩盈百首恢奇沈雄高
壯偉麗之作古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而後乃知向者
鄉里平居境隘而事常不足以發君之才而天之厚君以
其詩固將有其地與其所遇者使之無聊恣肆忽不能已
而自爲之豈偶也哉君歸授徒里中數年亦罕爲詩復入
京屢不得第而貴陽唐子方布政以詩知君厚幣招之君
遂遊秦中歷蜀至黔又數年詩益加老加重又時有別出
秀妙矣咸豐辛亥之元余免瀏陽校官君已先歸因謂君
曰吾兩人先後在京師未得一相偕今且老明歲當俱上
春官且留都中少應接海內人士令皆知有君不至名字
遂泯沒而余亦附以有聞君以爲然至都君畢試不樂復
走之卽墨會南方兵亂鬱鬱憂家強再就試乃歸而君已

病抵家遂臥牀數月以卒悲夫君與人交苟意得無限其
 能與密無閒遇名流才望聲氣傾一時君心獨輕之不肯
 與多接客授徒四方常有賢主人能敬禮君君願不肯一
 降意稍不愜卽欲委去談諧雜俚俗事風趣詭出而暗於
 小數尋常間少委曲或迷不甚分僮隸時竊笑之至其辨
 論人物剖析事端未嘗不洞切奧微者初君年十四入學
 爲諸生有聲庠士中最久道光丁酉始充拔貢生中庚子
 順天舉人以君之才人雖未能知之者皆謂必在翰林而
 卒不得進士咸豐三年大挑得官教諭九月十四日君卒
 年四十九其生以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年月與余同而
 君以月之初九長余十五日君之友獨余最近密而久深
 習觀君爲文章無弗工者而獨稱舉其詩亦自以知君不
 欲爲一世之言也君本名文翰字彥翔西垣其別號後更

其名曰慶鴻又更曰貴銘世居巴陵縣南新牆里父春林
儒士早卒祖以上累世多籍學官又頗以貲豪及君之世
而貧君娶劉氏二子學敦學斌銘曰

我固知君不亡人或謂我言狂敦不有文詞而君之爲者
良嗟夫其傳則吾知之矣而獨悲其生世之不償

歐陽功甫墓誌銘

功甫歐陽氏勳其名湘潭縣學生余友篠岑子之長子也
自功甫五六歲時余見之其家中驚其秀穎稍長學爲文
辭果傑然異於常兒旣補弟子員名聲隆然卽欲棄去科
舉而專意爲詩古文之學始篠岑以古學爲吾黨所推服
獨不自許而好推譽於人四方知名士來潭中者爭迎主
其家與商略功甫輒從旁能窺其所長短而取之而西江
陳懿叔廣甫兄弟談論尤高功甫師事之又師湘陰郭翰

林筠仙而余以與篠岑久故功甫亦時以所業問焉頃遭
寇亂奔徙蒼黃而學不輟益勤前歲余遣兒子念謀詣君
家父子詢避亂處將移家就之衡峯之下功甫聞余當至
則大喜先賦長律四章篆書之爲巨軸以貽余詩工而篆
字又精奇可貴愛又以所著詩古文一冊相示觀其體勢
皆成就而意向有主張矣余旣未果行而吾兒言功甫方
病可憂狀乃報書以謂人年力盛時好文章日夜期取古
人所能爲己有甚傷心氣非病者所宜以戒之乃今夏五
月通城賊南出余方轉側兵戈間而篠岑來書則功甫遂
死矣篠岑痛之甚屬余爲銘之悲夫功甫之死豈獨其父
之痛哉又豈獨余之平生深舊而爲吾友喪明之哭耶蓋
世之君子必多爲功甫憾惜者年短長命也而功甫不誠
賢矣乎篠岑有三子皆夏材仲子子壽清灑有氣格工篆

隸先功甫卒今述功甫本末以狀來者季子寶珊也余特以素所往來自知者誌功甫功甫卒以咸豐六年四月初九日年三十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四子之偉之慶之元之英之慶爲子壽後銘曰
歐陽氏之才子功甫藏於此土其以終古嗚呼

文林郎澧州學正郭君墓誌銘

君諱遠樹字百一別字穫人湘潭人嘉慶戊寅舉於鄉官澧州學正君少讀書能自刻苦博學有聞工舉子業及詩其縣人皆推許之爲人風裁峻整人有非義輒正言責之聞者愕眙君詞氣益厲然其與人至爲肫篤遇人疾苦患難隱之若身受家故貧君能纖嗇治生以有贏貲一絲粟不肯妄費而兄弟之貧者必力供給之此其尤可稱道者也道光戊申四月敏樹訪歐陽子能於湘潭學正之子傳

燉邀余過飲其家余辭之益堅乃偕子能過之門庭脩潔
雜蒔花竹蕭野有風致子能語余此學正罷歸時所營築
嘗日坐其間哦蘇子瞻詩所爲詩亦輒類蘇余猶想見其
人飲已主人私於子能曰吾先人雖卽葬而銘幽之文未
具子之友名能文願介子求之其可乎余已不可辭則爲
按狀次其大略君卒道光某年某月日年六十四以今年
二月某日葬湘潭二都梁管冲山之陽君父諱某以君官
得贈修職郎母李氏贈孺人娶周氏生一女適張氏繼室
李氏生子男傳燉二女適萬氏孫氏銘曰

學正其人甚吉祥梁管之邱卜允臧我爲此銘自歐陽

邱小韓墓誌銘

小韓姓邱氏名慶炎瀏陽縣學廩生其卒以咸豐元年三
月初十日年四十卽以其月某日葬於其居西鄉水圍墩

之屋後山阡前葬其戚某以狀來請曰小韓且死告其家人曰我死必得學師吳先生誌我墓我可不恨予聞而傷之邱氏瀏中詩書巨族籍學官者數十人小韓貌樸而才甚文前二歲始餼於學鄉試幾得而失之方益自精厲不謂其遂死也初小韓蚤喪父其兄撫之成立及兄久病三年侍療日夕不懈禱請無不至兄死人聞小韓之哭其兄者莫不爲小韓哀之也其處家以善忍屈己爲行門內不傷其和與人議不專持論必不同其非者治生喜嗇頗自殖願獨慎取於人嘗教讀卻其徒餽錢曰吾於彼實未能勤教之有功蓋其爲人如此可謂不誣於學矣余又聞小韓病時知不濟數爲詩以自歎傷又爲聯語屬其家死後揭之堂間其言皆絕沈痛而又欲託銘於余其可哀也已

小韓父諱某母某氏妻鄒氏一子景瑛銘曰

死而可有憾者其生之得年而不可有憾者其行身之必全嗟若小韓尙無恫于黃泉

太學生餘姚張君墓誌銘

餘姚張卽山以州同知候補湖南與余善也前年卽山以繼母憂歸浙中旣復來以書抵瀏上告其尊人太學君之喪且請銘曰不孝嗣康違父母之養而以官需次於此前奔母喪歸未至家一舍而聞我先府君之變號天搶地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今又奔走不得卽居廬次罪滋大方謀急襄大事而銘幽之文願以屬之吾子余固辭之不獲按其所致太學君行述諱志徽字錫之別號也泉先世宋忠獻公浚之後曰歡四者始居餘姚之蘭風鄉傳十餘世頗徽近乃有顯者君祖賢惠太學生 誥贈通奉大夫父業附貢生 誥封通奉大夫 晉贈資政大夫以君仲兄布

政公志緒貴故也。君初治舉子業，困童試，援例爲國子生。既以其父年老而伯兄出後，大宗仲成進士官京師，季亦在場屋有聲。君乃獨任家事，家指千計，產入不豐。君治之，纖悉伸縮，能令有餘。時時以給族中婚喪，周鄉黨之急。及郡邑興作，公事輸錢之數，未嘗後於人，而自處衣食損約。諸豪貴家時世風習，君無類之者。君兄官旣益貴，君能又高。官吏往往造廬請見，君願不肯數。與官中往來曰：吾豈可涉勢家嫌乎？道光辛丑之秋，英夷擾海上，眾洶洶或請於大府將決小越堰洩水以阻其來。君曰：夷船重大，安敢入支流中行，且如決水上流，田禾立枯，死民饑且亂，何夷之憂？卽爲書遣其子舉人嗣成謁之。當事遂已。夷卒退入海，以去。邑人稔收皆歎曰：張翁不與人事，今茲事始爾，微翁吾人禍矣。君雖以勤家棄舉子，獨益好問學治所。

居室題曰小南軒志先澤也嘗讀書賦詩其中尤喜作畫
興至輒染墨自娛初資政公以精繪事名君繼之皆爲時
寶重君生於乾隆壬寅五月初十日卒道光己酉十月二
十九日年六十八以子嗣康例得 贈儒林郎配錢氏例
贈安人生嗣康道光辛卯舉人前任黃巖訓導歷署岳
州寶慶通判嗣恩縣學生繼配錢安人前安人之妹也生
嗣成丁酉舉人以官學教習期滿候補知縣嗣立府學生
早卒嗣隆嗣封皆縣學生嗣肆凡七子女子子五皆適士
人孫十人曾孫二人卽山辱與余交其爲人端直明確議
論不妄許人所稱其先人宜可信故爲之序而銘銘曰
才不從政家鄉之施苟濟於人闊狹同期猗嗟張君道直
心夷人非必斥急則周之貸而拆閱十金若遺其人後富
亦弗求追允茲卓行古人之爲序君無略具此銘詩

徐伯昭墓誌銘

伯昭徐氏名漢章爲巴陵縣諸生高等食餼年甚蚤也旣能文章工書翰尤通敏於人事常爲人謀無不得其宜人爭就之性和易遇人無貴賤少長皆與懽人有求必應乃快常轉貸給之不慮其負當兵戰時士多輟科舉走趨功名伯昭亦欲一出父母不許之乃不果行余遊江東伯昭願偕往兒子輩以余老幸託之伯昭余在行一切倚伯昭也及歸縣中議修志乘余病辭不獲則以興局調度諸務委伯昭專辦之皆就理余又於君山建北渚亭將遂建湘靈宮皆與商其費於遠近之人未卽工也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伯昭暴疾卒卒後所經手他人錢物值歲盡人有言者尙多無簿籍不知以與何人有衡州寶慶二人販木至洞庭行資缺遇伯昭願以木質錢伯昭自假敦善公

錢二百千與之不畱其質販者售木於漢以錢來還聞伯昭死痛哭去若鄉縣中歎惜其死者幾徧於人人矣父國學雲衢君止一子痛之甚以十年正月三十日葬伯昭於黃婁港蛇山之舊塋而以誌墓屬余余固痛伯昭者乃爲之誌伯昭母許氏妻尹氏子二人得士得圭三女其季以許余姪孫期至銘曰

伯昭其可謂不富而能豪者耶抑賢而不以自高者耶何命之不長而不稱其所宜遭者耶嗚呼是殆將昌其後嗣以卒報其賢勞者耶

湯子惠墓誌銘

君諱亦中字子惠長沙人居北城與湯螻活菴其弟彝柚村皆以布衣先後自名時稱二湯君多學能詩尤喜爲書摹古篆隸得其冲拙之氣又喜章草爲印畫能倉卒急就

非其人弗與也。獨余數數得之。嘗訪余兄弟君山天寒行
落葉中收阜筴一筐以去。交游公卿不妄有所依附。嘗一
從曾公幕教讀。陶督家皆重君。湖南增修通志。君典校金
石文字。往衡山搜求巖壁間歸書。未就。同治十年五月卒。
年六十。有二渴葬。不能會弔。客余亦未能走哭。夫人蕙卿
女史張氏善爲梅。余嘗題其卷以爲伉儷風流。趙子昂不
過也。無子。晚有妾子纔數月而君卒。銘曰
生不雕其樸而天鑄其骨。許篆之徒。漢隸其僕。吾將安放
後之人兮。當往問諸荒谷。

胡蘄門墓誌銘

君胡氏諱錫燕字蘄門湘潭人。祖廷弼道光壬辰進士官
澠池知縣。父湘南海知縣。君少從父任所。師事南海陳君
澧。其學務會通。漢宋儒家之說博而益精。君嗜之遂不屑

科舉業父欲以軍興事例爲就一官則辭而請以其貲買書因盡羅古今諸籍點讀必竟其部父起官佐職至爲大縣令素豪舉卒無遺橐家故居會城君不樂人事且慮生計則之瀏陽山中就僻儉讀書十餘年不出同治十一年春君自瀏歸長沙過其姻友攸縣龍君汝霖家以貧故謀復遊廣東時方修輯湖南通志諸文士集省下龍君憫君之出爲言主者以志事畱處君君旣許之矣三月某日龍君會客飲客故多志事人旣皆至請君就席而君先之外出遺跡之不得其日君遂不歸越八日始物色得之湘渡之上游則卽以出日投水死其岸人見其屍洄流中且斂埋之矣於是舉歸其喪十一月其家將葬君龍君以屬敏樹爲誌其墓君遺文僅一帙雖少皆可見其學問之意又嘗依願亭林氏書爲詩本音譜蓋嘗自言年五十後欲有

所爲書而今死四十有八也妻氏子以月之日葬君於縣鄉原君之死聞者莫不悲之乃推求其志意而爲之銘銘曰

左徒沈湘由放臣萬古哀怨惟騷人君胡爲哉投其身事雖非擬志可論平生皎潔違垢氛道藏讀書甘永淪富貴脫去奚病貧干人一出淪吾真徘徊躑躅江之濱清光動我波鄰鄰一躍而入魚縱鱗嗟哉舉世奔埃塵汨羅之人猶爾倫誌君墓者斯貞珉

先妣氏墓道述

嗚呼吾母氏之葬於此邱二十有五年矣初葬權也亦慮有世故堅厚營之別求地得之將以葬會時兵亂久不果而新所卜地遠懼于孫數世祭掃或有闕樵蘇弗禁不如茲邱之近且安也又連有祔者於塋域經久爲宜乃定弗

遷謹述吾母氏言行大略以碣焉而後附者并志之謹按
母氏平生之教敏樹之言曰吾少喪父無兄弟依母氏居
母氏亦恃吾以生也吾來汝家尙儉陋無僕御吾分日供
炊資紡織以爲用不能有贏以奉吾母吾每省母往還二
十里許步行未敢言乏也汝伯兄方九齡我撫之順於我
逾年而生汝長姊又數歲生汝二姊十二歲而殤又數歲
一男曰福緣最聰慧六歲殤中又有二女養於他家皆殤
又一男曰神賜汝二姊殤之歲神賜方二歲亦殤而以生
汝汝又苦弱吾誠不意其能以長成也間二歲又有汝弟
付乳母乳之而以乳乳汝爲汝寄名於僧廟之神曰薛和
尙者亦名汝和尙許以十二歲而髮也每念前此諸殤皆
無甚疾病以死譬如鷹攫雞雛忽然去耳吾每年爲汝兄
弟作鞋其式漸大而吾目加昏則且喜且歎曰安得見如

尺許長乎汝年十七入學汝弟繼之汝又中鄉舉吾不意其能有是事諺云貧乞兒作官誰想到者步汝其念哉又曰汝父仕家事勤勞吾服事惟恐不當汝祖父喜我之能家繼祖母亦不我疵也汝仲季兩父及諸姑氏皆安於我然吾實苦矣不能盡言也又曰汝兄年及五十而歿四子與汝共家事甚好惟人多一切食用難以周悉不如分居俗之分者一人必當家產一分不計人口多寡非其義也今以二分斷之以其半與汝姪汝兄弟共有其一俾汝弟治之無累汝讀書足矣又曰汝以吾故累不赴會試汝但往吾不汝念也及甲辰大挑敏樹一入京師得教官以歸而吾母病矣明年四月八日母氏卒以生之年乾隆癸未四月十六日爲年八十有三卒之歲十月十一日葬來家山卽此邱也後祔者孫婦何氏煌孫之舅之女沈靜寡言

母喜之年三十九以辛酉十二月十九日卒葬以明年二月十一日曾孫女曰壽曾生乙巳吾母病之日所名以爲禱者年十九卒癸亥之歲七月十二日附其母左方曾祖母太孺人左之左也孫副榜貢生念穀字式甫能文章試拔貢生不得同治甲子中副榜榜題曰鏡蓉初不愜於名將走從軍中大人余靳之至是乃許行有日而疾作丙寅十二月十一日卒年三十五明年二月十三日葬於此邱又後之左死之短長時也吾母氏之靈願諸子孫環侍者庶幾無寂寂乎是以不卒改葬同治八年十月敏樹述

培孫壙誌

期培余之嫡長孫也生六年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殤葬於此曰大茅坡諸殤之聚也余痛之爲文以誌未刻石明年二月賊復陷岳州鄉盜起遂焚吾廬又二年長男

請吾又刻之。索殘紙橐中，無有蓋燼矣。余又嘗有詩哭培，橐亦燼。今皆不能記之。方亂時，長婦復產一男，余命之曰來喜。若培之復來也，而以避徙奔走間，不盈月，又殤。悲夫！始培之生日者，推其命以爲佳，形體充大，數歲嬉戲跳躍，若不可禁制。故未卽授書試，指書字令識之，皆不誤。而遂殤以死。今補爲之誌，且銘曰：

是南屏吳子之長孫，生六齡而死，故以識其墳。

適湘陰彭氏長女四姑墓誌銘

長女諱邵端，字曰四姑。初，余有男子子三人，而未有女子。女之生，吾妻年四十余，卅又七矣。而是年，吾母太孺人方以八十稱壽，得女孫，貴愛之，逾於男。後吾妻又連產二女，其兄弟凡六人，而余兄弟之女三人，年皆長於吾女。故以伯仲次字之，爲四姑、五姑、六姑。而四姑實余之長女云。余

爲學官瀏陽吾妻攜三女偕往學官無事余日課四姑五姑誦書四姑尤聰慧畢四子書毛詩曲禮卽授劉向列女傳皆能言其大義及事實不謬誦唐人詩以傳教兩妹尤喜以勤遭亂避他鄉余戲爲三女詩五言四十韻以自解憂久而以問諸女四姑舉其詞必熟余素不取女婦人以文字被稱說於人或蒙譏議召侮笑余妻尤以爲無用故諸女皆令早斷筆硯習紡織澣濯之事間治針繡而四姑刺諸花樣特工又能繡摹小字出筆意秀婉若寫成諸女伴爭請其法年十九歸彭氏壻曰湘陰縣學生彭原鑑夫婦甚宜而有禮舅姑早歿事兄公長姒甚恭來甯未常有瑣屑訴私之語母或致錢與之私用輒求余所嗜物及母所乏以來歸彭氏三年生男子聽兒聞二年生女謹容又二年生女重容又後年同治六年九月廿一日四姑病疫

痢以卒重容方滿歲逾六日殤而聽兒又病十月一日又
殤六歲矣與其母皆以痢暴起冷厥藥不及治嗚呼哀哉
吾以爲是女也性行之美粹然平中當爲閨門福壽人而
竟早天以死耶吾以爲女之有子聽兒也形健而識悟當
得讀書有成就而竟絕之不使嗣耶其生之所當與歸之
所遇幸皆淑善豈諧眾推弗如而旬日之間驟焉凶隕幾
若掃迹於世者其於受命厚薄又何也余爲斷句詩哭女
十二首大指援佛家空無爲釋說又手寫金剛一帙將窆
諸其墓旁會其家以祖塋年月未利初葬諸下道間一歲
己巳之春二月初五日始克從其先姑兆側其地當汨水
入湖荷包潭上之山荷包潭蓋卽屈潭屈子之所自沈也
余復以淨紙更寫經錄余詩其後緝囊之覆之棺上以與
之同朽而爲之誌且銘曰

廿七年人聞世兒隨亡不畱嗣汝夫之仁兮中道棄之父
母之痛兮汝臨死記之生誠本無兮死何惜陰爲野土兮
此數尺